

冰心文選



現代文庫
冰心近作精選目錄

冰心全集自序

冬兒姑娘

第一次宴會

煩悶

▲散文

超人

通訊一

通訊二

通訊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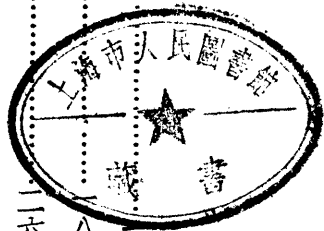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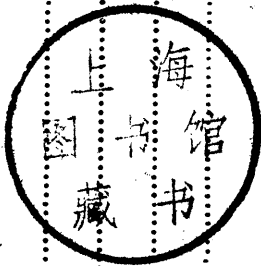
通訊四

通訊五

9541 212 0015 04998



上海圖書館藏



八七

八一

七三

六八

六六

五六

四〇

二六

八

通訊六	八九
閒情	九一
到青龍橋去	九四
笑	一〇一
夢	一〇三
畫詩	一〇六
『無限之生』的界線	一〇八
春水	一一四
繁星	一二二
相思	一二三
倦旅	一二四
紙船寄母親	一二七

現代
文庫
冰心近作精選

冰心全集自序

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。因為我覺得：一，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，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。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，而刊行全集。在這一點上，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。二，或是一個作家，到了中年，或老年，他的作品，在量和質上，都很可觀。他自己願意整理了，作一段結束，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。我呢，現在還未到中年；作品的質量，也未有可觀；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。

前年的春天，有一個小朋友，笑嘻嘻的來和我說：『你又有新創作了，怎麼不送我一本？』我問是那一本。他說是冰心女士再一集。我愕然，覺得很奇怪！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。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，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。而選集之蕪雜，序言之顛倒，題目之變換，封面之醜俗，使我看了很不痛

快。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，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。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，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！

過不多時，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，如北新開明等，來和我商量，要我控訴禁止。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法律，對於著作權出版權，向來就沒有保障，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。我却也寫了委託的信，請他們去全權辦理。已是兩年多了，而每次到各書店書攤上去，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，由種種書店印行的，我覺得很奇怪。

去年春天，我又到東安市場去。在一個書攤上，一個年輕的夥計，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，說：『您買這麼一本看看，倒有意思。這是一個女人寫的。』我笑了，我說，『我都已看見過了。』他說：『這一本是新出的，您翻翻！』我接過來一翻目錄，却有幾段如我不知爲你灑了多少眼淚，安慰，瘋了的父親，給哥哥的一封信等，忽然引起我的注意。站在攤旁，匆匆的看了一過，我~~不由~~得生起氣來！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。文字不是我的，思想更不是我的，讓我掠美了！我生平不敢掠美，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。

北新書局的主人說：禁止的呈文上去了，而禁者自禁，出者自出！唯一的糾正辦法，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，出一部真的全集。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。真的假的，倒是小事，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，四續編來，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！我就下了決心，來編一本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。

感謝熊秉三先生，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，春光漫爛的時候，借給我們。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，從容清付。

雄偉突兀的松幹，撐着一片蒼綠，簇擁在欄前。柔媚的桃花，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，如同天真的小孫女，在祖父懷裏撒嬌。左右山嶂，夾着遠遠的平原，在清晨的陽光下，擁托着一天春氣。石桌上，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；十年前，二十年前的往事，都奔湊到眼前來。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，許多創作的背景，呈訴給讀我「全集」的人。

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，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，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。整年整月所看見的：只是青鬱的山，無邊的海，藍衣的水兵，灰白的軍艦。所聽見

的，只是：山風，海濤，嘹亮的口號，清晨深夜的喇叭。生活的單調，使我的思想的發展，不和常態的小女孩，同其徑路。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，和水兵們做朋友。雖然從四歲起，便跟着母親認字片，對於文字，我却不發生興趣。還記得有一次，母親關我在屋裏，叫我認字，我却掙扎着要出去。父親便在外面，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，嚇嚇我。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，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癡氣嚇嚇回去！

颶風下雨，我出不去的時候，便纏着母親或奶娘，請她們說故事。把「老虎姨，」「蛇郎，」「牛郎織女，」「梁山伯祝英台」等，都聽完之後，我又不肯安分了。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，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，我的老師，已不是母親，而是我的舅舅——楊子敬先生——了。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，便應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，晚餐之後，給我講故事。頭一部書講的，便是三國志。三國的故事比「牛郎織女」痛快得多。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。每夜總是奶娘哄着，脫鞋解衣，哭着上床。而白日的功課，却做得加倍勤奮。舅舅是有職務的人，公務一忙，講書便常常中止。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。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天

天晚上，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。然而舅舅並不接受我的暗示！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，那時我才七歲。

我圖圖吞棗，一知半解的，直看下去。許多字形，因着重複呈現的關係，居然字義被我猜着。我越看越了解，越感着興趣，一口氣看完三國志，又拿起水滸傳，和聊齋志異。

那時，父親的朋友，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。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，會講「董太師大鬧鳳儀亭」，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。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，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，叫我講三國。講書的報酬，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，唯一消遣品的小說。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。如孝女耐兒傳，滑稽外史，塊肉餘生述之類。從船上回來，我歡喜的前面跳躍着；後面白衣的水兵，抱着一大包小說，笑着，跟着我走。

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。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，是介乎三國志，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。寫到第二回，便停止了。因為「金鼓齊鳴，刀槍並舉」，重複到幾十次，便寫得沒勁了。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，用文言寫了一

部夢草齋志異。『某顯者，多行不道。』重複的寫了十幾次，又覺得沒勁，也不寫了。

此後便又儘量的看書。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後面的「說部叢書」目錄裏，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，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，便託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（？）去買。——那時我正學造句，做短文。做得好時，先生便批上「賞小洋一角。」我爲要買小說，便努力作文——這時我看書看迷了，真是手不釋卷。海邊也不去了，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；看完書，自己喜笑，自己流淚。母親在旁邊看着，覺得憂慮；竭力的勸我出去玩。我也不聽。有一次母親急了，將我手裏的聊齋志異卷一，奪了過去，撕成兩段。我趁起的走過去，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，逗的母親反笑了。

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。常常有朋友從南邊，或日本，在肉鬆或茶葉罐裏，寄了禁書來，如天討之類。我也學着他們，在夜裏無人時偷看。漸漸的對於國事，也關心了，那時我們看的報，是上海神州日報，民呼報。於是舊小說，新小說，和報紙，同時并進。到了十一歲，我已看完了全部一說部叢書，以及西遊記，

水滸傳，天雨花，再生緣，兒女英雄傳，說岳，東周列國志等等。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。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。

十歲的時候，我的表舅父王夆逢先生，從南方來。舅舅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。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，談了幾句話，便對父親誇我「吐屬風流。」——我自從愛看書，一切的字形，我都注意。人家堂屋的對聯；天后宮，龍王廟的匾額，碑碣；包裹果餌的招牌紙；香烟畫片後面，格言式的短句子；我都記得爛熟。這些都能助我的談鋒。——但是上了幾天課，多談幾次以後，表舅發現了我的「三教九流」式的學問；便委婉的勸誡我，說讀書當精而不濫。於是我的讀本，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，又添了論語，左傳，和唐詩，（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，舊的如班昭女誡，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。）直至那時，我才開始和經詩接觸。

夆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，第一個好先生！因着他的善誘，我發瘋似的愛了詩。同時對於小說的熱情，稍微的淡了下去。我學對對子，看詩韻。父親和朋友們，開詩社的時候，也許我旁聽。我要求表舅教給我做詩，他總是不肯，只許我做論文。直到我在課外，自己做了一二首七絕，呈給他看，他才略替我改削改

削。這時我對於課內書的興味，最爲濃厚。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過，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。

辛亥革命起，我們正在全家周南的道上。到了福州，祖父書房裏，滿屋滿架的書，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邊，成了個最得寵的孫兒。但是小孩子終是小孩子，我有生以來，第一次和姊妹們接觸。（我們大家庭裏，連中表，有十來個姊妹。）這調脂弄粉，添香焚麝的生活，也會使我驚異沈迷。新年，元夜，端午，中秋的燭光燈影，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！玩的時候多，看書的時候便少。此外因爲我又進了幾個月的學校，——福州女師——開始接觸了種種的淺近的科學，我的注意範圍，無形中又加廣了。

一九一三年，（民國二年）全家又跟着父親到北京來。這一年中沒有正式讀書。我的生活，是：弟弟們上課的時候，我自己看雜誌。如母親定閱的婦女雜誌，小說月報之類。從雜誌後面的「文苑欄」我才開始知道「詞」，於是又開始看各種的詞。等到弟弟們放了學，我就給他們說故事。不是根據着書，却也不是完全杜撰。只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，人物佈局，差來錯去的胡

湊，也自成片段，也能使小孩子們，聚精凝神，笑啼間作。

一年中，講過二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，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——其中我記得有一篇女偵探，一篇自由花，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——以後，一九一四年的秋天，我便進了北京貝滿女中。教會學校的課程，向來是嚴緊的，我的科學根柢又淺；同時開始在團體中，發現了競爭心，便一天到晚的，儘做功課。

中學四年之中，沒有顯著的看什麼課外的新小說。（這時我愛看筆記小說，以及短篇的舊小說，如虞初志之類）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識，同時因着基督教義的影響，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「愛」的哲學。

我開始寫作，是一九一九年，五四運動以後。——那時我在協和女大，後來併入燕京大學，稱爲燕大女校。——五四運動起時，我正陪着二弟，住在德國醫院養病，被女校的學生會，叫回來當文書。同時又選上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。聯合會還叫我們將宣傳的文字，除了會刊外，再找報紙去發表。我找到晨報副刊，

因爲我的表兄劉放園光生，是晨報的編輯。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，用的是我的學名謝婉瑩，發表的是職務內應作的宣傳的文字。

放園表兄，覺得我還能寫，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，十幾種新出的雜誌，給我看。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，又突然濃厚起來，我從書報上，知道了杜威，和羅素；也知道了托爾斯泰，和太戈爾。這時我才懂得小說裏有哲學的，我的愛小說的心情，又顯著的浮現了。我蘊釀了些時，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，很羞怯的交給放園表兄。用冰心爲筆名。一來是因爲冰心兩字，筆畫簡單好寫，而且是瑩字的含義。二來是我太膽小，怕人家笑話批評；冰心這兩個字，是新的，人家看到的時候，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有什麼關係。

稿子寄去後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！三天之後，居然登出了。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，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。放園表兄，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。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，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，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，如斯人獨憔悴，去國，莊鴻的姊姊之類。

這時做功課，簡直是敷衍！下了學，便把書本丟開，一心只想做小說。眼前

的問題做完了，搜索枯腸的時候，一切回憶中的事物，都活躍了起來。快樂的童年，大海，荷槍的兵士，供給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。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，膚淺零碎的哲理。第二期——一九二〇——一九二一——的作品，小說便是國旗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，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線，問答詞，等等。

談到零碎的思想，要聯帶着說一說繁星和春水。這兩本「零碎的思想」，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！我吞咽了十年的話，我要傾吐出來了。繁星，春水不是詩。至少是那時的我，不在立意做詩。我對於新詩。還不了解，很懷疑，也不敢嘗試。我以為詩的重心，在內容而不在形式。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，若是不分行來寫，又容易與「詩的散文」相混。我寫繁星，正如跋言中所說，因着看太戈爾的飛鳥集，而仿用他的形式，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，（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時候，是在「新文藝」欄內。登出的前一夜，放園從電話內問我，「這是什麼？」我很不好意思的，說：「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……」）

我立意做詩，還是受了晨報副刊記者的鼓勵。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，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，寄到晨副去，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了，下邊還有記者的一段

按語：

可愛的

x

除了宇宙，

x

最可愛的只有孩子。

x

和他說話不必思索，

x

態度不必矜持。

x

抬起頭來說笑，

抵下頭去弄水。

任你深思也好，

微謳也好；

驢背上，

山門下，

偶一回頭望時，

總是活潑潑地，

笑嘻嘻地。

「這篇小文，很饒詩趣，把他一行的分寫了，放在詩欄裏，也沒有不可。

（分寫連寫，本來無甚關係，是詩不是詩，須看文字的內容。）好在我們分欄，只是分個大概，并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。雜感欄也會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，那麼，本欄與詩欄，不是今天才打通的。

記者」

於是畏怯的我，膽子漸漸的大了，我也想打開我心中的文欄與詩欄。幾個月之後，我分行寫了幾首病的詩人。第二首是有韻的。因為我終覺得詩的形式，無論如何自由，而音韻在可能的範圍內，總是應該有的。此後陸續的又做了些。但沒有一首，自己覺得滿意的。

那年，文學研究會同人；主持小說月報。我的稿子，也常在那上面發表。那

時的作品，仍是小說居多，如笑、超人、寂寞等，思想和從前差不了多少。在字句上，我自己似乎覺得，比從前凝煉一些。

一九二三年秋天，我到美國去。這時我的注意力，不在小說，而在通訊。因為我覺得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，有個對象，情感比較容易着實。同時通訊也最自由，可以在一段文字中，說許多零碎的有趣的事。結果，在美三年中，寫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讀者的信。我原來是想用小孩子口氣，說天真話的，不想越寫越不像！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。但是我二年中的國外的經歷，和病中的感想，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記了下來，我覺得歡喜。

這時期中的作品，除通訊外，還有小說，如悟、劇後等。詩則很少，只有赴敵、讚美所見等。還有往事的後十則，——前二十則，是在國內寫的。——都是放大的繁星，和春水，不知道讀者覺得不覺得？——在美的末一年，大半的光陰，用在漢詩英譯裏。創作的機會就更少了。

一九二六年，回國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，簡直沒有寫出一個字。若有之，恐怕只是一兩首詩如我愛歸來罷我愛，往事集自序等等。緣故是因為那時我忙於課務，家又遠在上海，假期和空下來的時間，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，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裏。如今那些信件，還堆在藻的箱底。現在檢點數量，覺得那三年之中，我并不是沒有創作！

一九二九年六月，我們結婚以後，正是兩家多事之秋。我的母親和藻的父親相繼逝世。我們的光陰，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。這時期內我只寫了兩篇小說，三年，和第一次宴會。

此後算是休息了一年。一九三一年二月，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。這一年中只寫了一篇分，譯了一本先知，(The Prophet)寫了一篇南歸，是紀念我的母親的。

以往的創作，原不止這些，只將在思想和創作的時期上，有關係的種種作品，按着體裁，按着發表的次序，分爲三部：一，小說之部，共有兩個家庭等二

十九篇。二，詩之部，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，附繁星和春水。三，散文之部，有遙寄印度哲學太戈爾，夢到青龍橋去，南歸等十一篇，附往事三十則，寄小讀者的信二十九封，山中記事十則。開始寫作以後的作品，值得道的，盡於此了！

從頭看看十年來自己的創作品十年來國內的文壇，我微微的起了感慨，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，挑着早春의 淡弱的花朶，歇擔在中途。在我喘息揮汗之頃，我看見許多少年精壯的園丁，滿挑着鮮豔的花，蔥綠的草，和紅熟的果兒，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。我看看只有驚訝，只有豔羨，只有悲哀。然而我仍想努力！我知道我的弱點，也知我的長處。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，也沒有噴溢的情感，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。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。我仍寶貴着自己的的一方園地。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，給平凡的小小的人看！

我敬謹致謝於我親愛的讀者之前！十年來，我會得到許多褒和貶的批評。我慚愧我不配受過分的讚揚。至於對我作品缺點的指摘，雖然我不會申說過半句話，只要是批評中沒有誤會，在沉默裏，我總是滿懷着樂意在接受。

我也要感謝許多小讀者！年來接受到你們許多信函，天真沉摯的言詞，往往使我看了，受極大的感動。我知道我的筆力，宜散文而不宜詩。又知道我認識孩子爛漫的天真，過於大人複雜的心理。將來的創作，仍要多在描寫孩子上努力。

重溫這些舊作，我又是如何的追想當年戴起眼鏡，含笑看稿的母親！我雖然十年來諱莫如深，怕在人前承認，怕人看見我的未發表的稿子。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，總是先捧到母親面前。她是我的最忠實最熱誠的批評者，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許多的牽強與錯誤。假若這次她也在這裏，花香鳥語之中，廊前倚坐，聽泉看山。同時守着她唯一愛女的我，低首疾書，整理着十年來的亂稿，不知她要如何的適意，喜歡！上海虹橋的墳園之中，數月來母親溫靜的慈魂，也許被不斷的砲聲驚碎！今天又是清明節，二弟在北平城裏，陪着父親；大弟在漢口；三弟還不知在大海的那一片水上；一家子飄萍似的分散着！不知上海兵燹之餘，可會有人在你的墳頭，供上花朵？……安眠罷，我的慈母！上帝永遠慰護你溫靜的

靈魂！

x

x

x

x

x

最後我要謝謝紀和江，兩個陪我上山，宛宛嬰嬰的女孩子。我寫序時，她們忙忙的抄稿。我寫倦了的時候，她們陪我遊山。花裏，泉裏，她們嬌脆的笑聲，喚回我十年前活潑的心情，予我以無邊的快感。我一生只要孩子們追隨着我，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羣中！

清明節，一九三一，香山，雙清別墅。

• 選自冰心全集 •

冬兒姑娘

「是呵，謝謝您，我喜，您也喜，大家同喜！太太，你比在北海養病，我陪着您的時候，氣色好多了，臉上也顯着豐滿！日子過的多麼快，一轉眼又是一年了。提起我們的冬兒，可是有了主兒了，我們的姑爺，在清畢園當茶役，這年下就要娶。姑爺歲數也不大，家裏也沒有什麼人。可是您說的「大喜，」我也不為

自己享福，看着她有了歸宿，心裏就塌實了，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。

『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，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……那是那一年？……我們冬兒她爸爸，在海淀大街上看熱鬧，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。那天我們兩個人倒是拌過嘴，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，也沒找他。過了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還不來，我才慌了，滿處價問，滿處價打聽，也沒個影兒。也求過神，問過卜，後來一個算命的，算出說他是往西南方去了，有個女人絆住他，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。我稍微放點心，我想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又是本地人，那能說丟就丟去了呢，沒想到……如今已是十五年了！』

『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。她是「立冬」那天生的，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。她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，什麼雜事都能做，糊個棚呀幹點什麼的，也都有碗飯吃。自從前清一沒有了，那們就沒了落兒了。我們十九年的夫妻，沒紅過臉，到了那時實在弱了，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，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？』

『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，我哥哥就來了，說「你跟我回去，我養活着你。」』

『太太，您知道，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，再加上我，還帶着冬兒，我嫂子嘴裏不

說，心裏還能喜歡麼？我說「不用了，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，冬兒也不小了，我自己想法子看。」我把他回走了。以後您猜怎麼着？您知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，台階兒的大漢白玉，那時都有米舖裏雇人來把他砸碎了，糝在米裏，好添分量，多賣錢。我那時就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裏砸石頭。一邊砸着石頭，一邊就流眼淚，冬天的風一吹，眼淚都凍在臉上了。回家去，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，有時從坑上掉了下來，就躺在地下哭。看見我，她哭，我也哭，我那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飯吃！

『去年北海不是在「霜降」那天下的雪麼？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，太太您記得？傻大黑粗的，眼梢有點往上吊着？這孩子可是利害，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，一直到大也沒改。四五歲的時候，就滿街上和人抓子兒，押攤，耍錢，輸了就打人，罵人，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！可是有一樣，雖然蠻，她還講理。還有一樣，也還孝順，我說什麼，她聽什麼，我呢，只有她一個，也輕易不說她。』

『她常說「媽，我爸爸撇下咱們姑兒倆走了，你還想他呢！你就靠着我得
了。找賣鷄子，賣柿子，賣蘿蔔，養活着你，咱們娘兒倆廝守着，不比有他的時

「還強麼？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，當的了什麼呀？」真的，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鷄子，上清河販鷄子去，來回十七八里地，挑着小桃子，跑的比大人還快。她不打價，說多少錢就多少錢，人和她打價，她挑起挑兒來就走，頭也不同。可是價錢也公道；海淀這街上，誰不是買她的，還有一樣，買了別人的，她就不依，就罵。

「不賣鷄子的時候，他就賣柿子，花生。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。您知道西苑常駐兵，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，賣不到錢還不算，還常捱打受罵的。她就不怕大兵，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，一直往西苑去，坐在那操場邊上，專賣給大兵。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。大兵凶，她更凶，兇的人家反笑了，倒都讓着她。多會兒她賣殼了，說走就走，人家要買她也不給。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門來了？我在院子裏洗衣服裳，她前腳進門，後腳就有兩個大兵追着，嚇得我們一跳，我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，都往屋裏跑。大兵直笑直嚷着說「冬兒姑娘，冬兒姑娘，再賣給我們的兩個柿子。」她回頭把挑兒一放，兩隻手往腰上一叉，說：「不賣給你，偏不賣給你，買東西就買東西，誰許你們嘻皮笑臉的！你們趁早給

我走！」我嚇得直哆嗦！誰知道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。您瞧這孩子的胆！

『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，張宗昌敗下來了，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。這張宗昌的兵可窮着呢，一個個耍飯的似的，襪子鞋子都不全，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，翻箱倒櫃的，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。海淀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，大姑娘小媳婦兒的，也都走空了。我是又窮又老，也就沒走，我哥哥說：「冬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。」您猜她說什麼？她說「大舅舅你別怕，我媽不走，我也不走，他們吃不了我，我還要吃他們呢！」可不是她還吃上大兵麼？她跟他們後頭走隊唱歌的，跟他們混得熱極了，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壚裏蒸的大窩窩頭？

『有一次也闖下禍，——那年她是十六歲了，——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，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，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。我是一點也不知道，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。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，嚇得我要死！知道冬兒溜了，他們恨極了，拿着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。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，才算沒有事。

冬兒是躲到次姨兒，我妹妹家去了。我妹妹的家住在藍旗，有個菜園子，也

有幾口豬，還開個小雜貨舖。那次冬兒回來了，我就說：「姑娘，你歲數也不小了，整天價和大兵搗亂，不但我擔驚受怕，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，你說是不是？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兒家去，給她幫幫忙，學點粗活，日後自然都有用處。……」她倒是不刁難，笑嘻嘻的就走了。

「後來。我妹妹來，說：『冬兒倒是真能幹，真有力氣，澆菜，喂豬，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，回來還來得及做飯。做事是又快又好，就是有一樣，脾氣太大！稍微的說她一句，她就要回家。』真的，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，就回來過好幾次，每次都是我勸着她走的。不過她不在家，我也有想她的時候，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，剛熟，就讓人拔去了，我也沒追究。冬兒回來知道了，就不答應說：『我不在家，你們就欺負我媽了！誰拔了我的老玉米，快出來認了沒事，不然，誰吃了誰嘴上長疔！』她坐在門檻上直直罵了一下午，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，說「姑娘別罵了，是我拔的，也是鬧着玩。」這時冬兒倒也笑了，說「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，還能不讓您吃麼？明人不做暗事，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！」一邊說着，這才站起來，又往她姨兒家裏

跑。

「我妹妹沒有兒女。我妹夫就會耍錢，不做事。冬兒到他們家，也學會了打牌，白天做活，晚上就打牌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。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，輸了就罵。可是她打的還好，輸的時候少，不然，我的這點親戚，都讓她給罵斷了！」

「在我妹妹家兩年，我就把她叫回來了，那就是去年，我跟您到北海去，叫她回來看家。我不在家，她也不做活，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，就把門鎖上，出去打牌。我聽見了，心裏就不痛快。您從北海一回來，我就趕緊回家去，說了她幾次，勾起胃口疼來，就躺下了。我妹妹來了，給我請了個瞧香的，來看了一次，她說是因為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願，沒有還，神仙就罰我病了。冬兒在旁邊聽着，一聲兒也沒言語。誰知道她後脚就跟了香頭去，把人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，一邊還罵着說：「還什麼願！我爸爸回來了麼？就還願！我砸了他的牌位，他敢罰我病了，我才服，」大家死勸着，她才一邊罵着，走了回來。我妹妹和我知道了，又氣，又害怕，又不敢去見香頭。誰知後來我倒也好了，她也沒有什麼。真是，「神鬼怕惡人」……。」

「我哥哥來了，說「冬兒年紀也不小了，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，「惡事傳千里。」她的利害名兒大出遠了，將來沒人敢要！」其實我也早留心了，不過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有個公公婆婆的我不敢答應，將來總是麻煩，人家那能像我似的，什麼都讓着她？那一次有人給她提過親，家裏也沒有大人，孩子也好，就是時辰不對，說是犯尅。那天我合婚去了，她也知道，我去了回來，她正坐在家裏等我，看見我就問：「合了沒有？」我說：「合了，什麼都好，就是那頭命硬，說是尅丈母娘。」她就說「那可不能做！」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，出去打牌去了。我又氣，又心疼。這會兒的姑娘都臉大，說話沒羞沒臊的！」

「這次總算停當了，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！」

「謝謝您，您又給這許多錢，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！等辦過了事，我再帶您們來磕頭。……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，剛好別太勞動了，重複了可不是玩的！我走了，您，再見。」

十一，廿八夜，一九三三。

• 選自冬兒姑娘 •

第一次宴會

C 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，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。楨主張在 C 教授遊頤和園之後，離開北平之前，請他吃頓晚飯。他們在國外的交誼，是超乎師生以上的。瑛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，聲音慈藹的耆老。她於舉行這個宴會，表示了完全的同意。

新婚的瑛——或者在婚前——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家庭裏一個第一次宴會：壁爐裏燃着松枝，熊熊的喜躍的火燄，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棹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；廳角的高檠上，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；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，屋裏的一切陳設，地毯，窗簾，書櫃，瓶花，壁畫，爐香……無一件不妥貼，無一件不溫甜。主婦呢，穿着又整齊，又莊美的衣服，黑大的眼睛裏，放出美滿驕傲的光；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；她用着銀鈴般清朗的聲音，在客人中間，周旋，談笑。

如今呢，母親的病，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。五天以前，才趕回這工程未竟

的「愛巢」裏來。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；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；門窗戶扇都不完全；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！在這五天之中，她和檜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。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，油漆匠，玻璃匠，木匠；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，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，來指點看視。到了夜裏，她和檜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，理出些應用的陳設，如鐘，蠟台，花瓶之類，都堆在棹上。

喜歡款待的她，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，發生了無限的躊躇。一種複雜的情感，縈繞在她的中心。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，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！這小小的「愛巢」裏，只有光潔的四壁，和幾張椅棹。地毯還都捆着放在樓上，窗簾也沒有做好，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……下午檜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，只有她一個……

她想着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，沉吟了半晌，沒有言語。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檜，已經穿好了衣服，戴上了帽子。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，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，說：『不要緊的，你別着急，好歹吃一頓飯就完全了，』

C教授也知道，我們是新搬進來的，自然諸事都能原諒。」瑛推開他，含顰的笑道：「你躲出去了，把事都推在我身上，回頭玩榷了頤和園，再客人似的來赴席，自然你不着急了！」楨笑着站住道：「要不然，我就不去，在家裏幫你。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，也使得，省得你太忙累了，晚上又頭痛。」

瑛抬起頭來，「笑話！你已請了人家了，怎好意思取消？你去你的，別耽擱了，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。」楨笑着回頭要走，瑛又叫住他，「陪客呢，你也想出幾個人。」楨道，「你斟酌罷，隨便誰都成，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。」

楨笑着走了，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，予瑛以無量膽氣。瑛略一凝神，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棹酒席，要素淨的。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，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。又吩咐蘇媽將畫框，釘子，箱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。一面自己披上外套，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。

她一面低頭走着，便想出了幾個人：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門生；N女士美國人，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；還有華家夫婦，在自己未來之先，楨在他們家裏

借住過，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：李先生是楨的同事，新從美國回來的；衛女士是她的好友。結婚時的伴娘……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，談話不至於生澀。十個人了，正好坐一桌！

被請的人，都在家，都能來，只衛女士略有推託，讓她說了幾句，也笑着說「奉陪！」她真喜歡極了。在江家院子裏，摘了一把玫瑰花，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，就趕緊回來。

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，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。這個中年的用人，以好奇的眼睛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，看她如何佈置。璞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！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；再把畫框拿起，一一凝視，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；書櫃裏亂堆的書，也都整齊的排立了；蠟台上插了各色的蠟燭；花瓶裏也都供養了鮮花。一切安排好了之後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，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。她微笑着一回頭，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，他們同聲的說：『太太這麼一調動，這屋裏真好看了！』

她笑了一笑，喚：『廚師父把壁爐生了火，要旺旺的，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。』

杯，箸，桌布，卡片的立架，鬩漆咖啡的杯子，一包一包都打開了。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，用大盤子托着，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，自己再收拾臥室。

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。捻開電燈撥一撥亂紙，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。打開了一看，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，重疊着套在一起，她不禁呆住了！

雷光一閃似的，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，無力的背倚着床欄，含着淚說：『瑛，你父親太好了，以至做了幾十年的官，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！我呢，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，金鐲子和玉鬢花，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，都作了盤費了。只有一朵珠花，還是你外祖母的，珠花不大，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，說太舊了，每顆只值兩三塊錢。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，把珠子拆下來，和弟弟平分了，作個紀念罷！將來他定婚的時候……』

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，勉強抬起頭笑着說：『何苦來拆這些，我從來不

用……」

母親不理他，仍舊說下去。「那邊小圓棹上的銀花插，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。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，這個想來還不便宜。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，我也想給你。」

隨着母親的手看去，圓棹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，盤繞圓莖的座子，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，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。

母親又說：「收拾起來的時候，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，帶着走也方便！」

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，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。覺得她唯一的女兒，瑛這次的婚禮，一切都太簡單，太隨便了！首飾沒有打做新的，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；新婚沒有洞房，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！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，母親却覺得有無限的慚愧，無限的抱歉。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，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。和父親隱隱的談起贈嫁不足的事，總在微笑中墜淚。父親總是笑勸說：「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，女兒只好吃虧了。我賠送瑛，不是一箱子的金錢，乃是

一肚子的書！——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。」

母親默然了，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，然而總覺得在傍人眼前，在自己心裏，解譬不開。

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，講面子，乃是要將女兒妥貼周全的送出去。要她小小的家庭裏，安適，舒服，應有盡有，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。瑛嫁前的年月，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了。

這種無微不至的愛慈，每一起，心裏便深刻的酸着。她對於病中的母親，只有百般的解說，勸慰。實際說，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。母親要給她的花插，她決定請母親留下。

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，說她新居一切待理。她才忍着心腸，匆匆北上。別離的早晨，她含淚替母親梳頭，母親強笑道：「自昨夜起，我覺得好多了，你去儘管放心……」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，知道這是假話，也只好低頭答應，眼淚却止不住滾了下來。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，只向父親說了一聲，回身便走。父親追出闌干外來，向樓下喚着，「到那邊

就打電報……」她從車窗裏抬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，充滿了憂愁，無主……

這些事，在她心裏，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，在火車上每一憶起，就使她嗚咽。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，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。「嫁出去的女兒，潑出去的水！」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，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。

到北方後，數日極端的忙逼，把思親之念，剛剛淡了一些，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！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，何時把這花插，一一的脫卸了，又謹密的包好？又何時把牠塞在箱底？——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，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！

她想到這樣的事，哭得越發悲慘了！

她哭了多時，勉強收淚的時節，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。她趕緊把亂紙揉起塞到箱裏去，把花插安上，拿着走下樓來，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。

蘇媽說：「桌子都擺好了，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……」瑛一揚手，道：「這不是銀花插，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，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。」蘇媽雙手接過，笑道：「這個真好，又好看，又合式，配上那銀卡片架子，和杯箸，就好像是全

『套似的。』

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，安排座位。C教授自然是首座，在自己的右邊。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，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，全付的銀盤盞，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，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。光彩四射！客室裏爐火正旺，火光中的一切，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の意味！

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，匆匆又上了樓，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，便忙着洗臉，剔甲，更衣……

一件蓮灰色的長衣，剛從箱裏拿了出來，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，上面略有些皺紋，時間太逼，也只好將就的穿了！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，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。未嫁以前的她，赴一個宴會，盥洗，更衣，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！

正想着，似乎窗外起了鏗鏘的琴聲，推窗一看，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秋雨，雨點打着鉛簷，奏出清新的音樂。『喜悅中的心情，竟有這最含詩意的誤解！』她微笑着，『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？』她又不禁擔心了。

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，院子裏已聽見人聲。心中一跳，連忙換了衣服，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，便走下樓去。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，看見璞下來，楨連忙的介紹。『這位是C教授——這是我妻。』

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，泛着慈祥和愛的光。頭頂微禿。極客氣的微僕着同她握手。

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，指示了洗手的地方。剛要轉身走入客室，一抬頭遇着了楨的驚奇歡喜的眼光！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，璞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。楨握着她的雙手，附在她耳邊說：『愛，真難爲你，我們剛進來的時候，我還以爲是走錯了地方呢！這樣整齊，這樣美，——不但這屋裏的一切。你今晚也特別的美，淡淡的梳粧，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！』

璞笑了，掙脫了手，『還不換雙鞋子去呢，把地毯都弄髒了！』楨笑着自己上樓去。

C教授剛洗好了手出來，客人也陸續的來了。璞忙着招呼介紹，大家團團的坐下。楨也下來了，璞讓他招待客人，自己又走到廚房裏，催早些上席，C教授

今晚還要趕進城去。

席間C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，聲音極其低婉，吐屬也十分高雅，自然。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，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。只他筷子拿得不牢，肴菜總是夾不到嘴。瑛不敢多注意他，怕他不好意思，抬起頭來，眼光恰與長棹那端的楨相觸，楨往往給他以溫存的微笑。

大家談各國的風俗漸漸引到婦女問題，政治問題，都說得很歡暢，瑛這時倒默然了，她覺得有點倦，只靜靜的聽着。

C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，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。她也便提起精神來，去年從楨的信裏，知道C教授喪偶，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。只問他有幾位兒女，現在都在那裏？

C教授微微的笑說：『我麼？我沒有兒女——』

瑛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，這馴善如羊的老者，太孤單可憐了！她連忙接過來說：『沒有兒女最好，兒女有時個累贅！』

C教授仍舊微笑着，眼睛却凝注着桌上的花朵，慢慢的說：『按理我們不應

當說這話，但看我們的父母，並不以我們爲累贅……」

瑛瞿然了，心裏一酸，再抬不起頭來。恰巧C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，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，用餐巾拭了眼角。拾起筷子來，還給C教授。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，覺得一花一葉，都射出刺眼的寒光！

席散了，隨傾坐在廳裏發着咖啡。窗外雨仍不止。衛女士說太晚了，要先回去。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。好在路不遠，瑛借給她一雙套鞋，他們先走了。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，坐一會子，也都站起告辭。N女士住的遠一點，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。

大家忙着穿衣戴帽。C教授站在屋角，柔聲的對她說：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，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，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；最後說：『愼去年在國外寫博士論文的時候，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。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，太勞瘁了，回頭趕出病來。他也不聽我的話。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，我一點不怪他！』說着，他從眼角裏慈藹的笑着，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。

開起堂門，新寒逼人。瑛抱着肩，站在楨的身後，和大家笑說再見。

車聲一一遠了，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，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。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。楨端詳着瑛的臉，說：『你眼邊又起黑圈了，先上樓休息去，餘事交給我罷！——告訴你，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……』

瑛站起來，笑說：『穀了，我都知道！』說着，便翩然的走上樓去。

x

x

x

x

x

一面卸着妝，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。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！因着忙這宴會，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，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。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，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……。

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。七天以前，她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沈的樓屋裏，日光隱去，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。父親總是吁短嘆着。婢僕都帶着愁容。母親灰白着臉頰臥在小床上，每一轉側，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……

她哭了，她痛心的恨自己！在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，自己是決不能離開，不應離開的。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，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，體卹憐愛的

心，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！

母親犧牲了兒女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，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。甚至掙扎着起來，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，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！

她抽噎的止不住了，頹然的跪到床邊去。她感謝，她懺悔，她祈禱上天，使母親所犧牲，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，能從禱告的馨香裏，波紋般的蕩漾着，傳回到母親那邊去！

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，她連忙站起來，拭了眼淚，『楨是個最溫存同情的夫婿，被他發覺了，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……』

楨進來了，笑問：『怎麼還不睡？』近前來細看她的臉，驚的攬着她道：『你怎麼了？又有什麼感觸？』

璞伏在他的肩上，低低的說：『沒有什麼，我——我今天太快樂了！』

十一，二十，一九一九，北平協和醫院。

。選自姑姑。
。。

煩 悶

幾聲晨興的鐘，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。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，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燥。推開枕頭，枕着左臂，閉目思索了一會，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，可以使他不痛快。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脚步聲，已經繁雜了，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：一邊理着桌上散亂的書，一邊呆呆地想着。

盥漱剛完，餐鈴響了，他偏不吃飯去；夾着書，走到課室，站在爐邊。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走，他的問題又起了：『到底是吃飯爲活着，還是活着爲吃飯？一生的大事，就是吃飯麼？假如人可以不吃飯，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，少犯許多的罪惡麼？但是……』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，不禁拿起鉛筆來，在本子上畫來畫去的出神。

不知站了多少時候，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。回頭看時，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，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，看見他都問：『你怎麼不吃飯去？』他微笑着搖一搖頭。他們見他這般光景，也就不說什麼；在爐旁站了一會，便去坐下，談論起別

的事來。

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，今天他只不言語，從背後呆呆的看着他們。他想：『西眞這孩子很聰明，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——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，只多些煩惱，不如渾化些好。』又想：『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眞，說他不體面，要一輩子不理他。今天又和他好起來，也許又有什麼求他的事，也未可知。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，朋友的愛和仇，也只是以此爲轉移，——世間沒有真正的是非，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。』又想：『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，還沒有工夫覆他，他哥哥……』這時同學愈來愈多，他的思潮被打斷，便拿起書來，自去坐下。

他很喜歡哲學，但今日却無心聽講，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。偶然聽得一兩句，『唯物派說心卽是物——世界上的一切現象，只是無目的底力與物的相遇。』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可的相同，便收回心來，抬頭看着壁上的花紋，一面聽着。一會兒教授講完了，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，他只默然無語。他想：『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，問了又有什麼結果；只空耗些光陰。』

一點鐘匆匆過去了，他無精打采的隨着衆人出來。

回到屋裏，放下書，走了幾轉，便坐下；無聊的拿出紙筆，要寫信給他姊姊。這是他煩悶時的習慣，不是沉思，就是亂寫。

『親愛的姊姊：

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，你知道這裡的天氣麼？陰冷，黯淡，更將我的心情，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。

你莫又要笑我，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。和我交淺的人，總覺得是活潑的，有說有笑的，我也自覺我是動的不是靜的。然而我喜玄想，想到上天入地。更不時的起煩悶，不但在寂寞時，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。姊姊呵！這是爲什麼呢？是遺傳麼？有我的時候，勇敢的父親，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，高唱那『祈戰死』之歌，在槍林彈雨之下，和敵人奮鬥。年輕的母親：因此長日憂慮。也許爲着這影響，那憂鬱的芽兒，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。爲環境麼？有生以來，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，看着渺茫無際的海

天，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，這時正是湯琵琶所說的『兒無所悲也，心自淒動耳』的境象了。像我們那時的——現在也是如此——年紀和家庭，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？然而幼稚的心，那經得幾番淒動，久而久之，便做成習慣了。

可恨那海隅生活，使我獨學無友，只得和書籍親近。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，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，偏偏我又極好他。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秘的「自然，」替古人感懷憂世。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逼迫，然而已經是先入為主，難以救藥了。

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，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，使我快樂迷眩，但漸漸的又退回。我的同學雖然很多，却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。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，却也不斥我爲怪誕，因爲我同他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，不說心裏的話。我的朋友的範圍，現在不只在校內了。我在海隅的時候，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，現在我已經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。姊姊呵！罪過的很！我對於這些人物，由欽羨而模仿，由模仿而疑懼，由疑懼而輕藐。

總而言之，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，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！

不往下再說了，自反而止罷。姊姊呵，前途怎麼辦呢？奮鬥麼？奮鬥就是磨滅真性的別名，結果我和他們一樣。不奮鬥麼？何處是我的歸宿？隨波逐流，聽其自然，到那里是那里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！

因此我常常煩悶憂鬱，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謎。我煩悶的原因，還不止此，往往無端着惱。連我自己也奇怪，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。但無論是遺傳，是環境；已的確做成了我這麼一個深憂沉思的人。

姊姊，我傲岸的性情，至終不能磨滅呵！我能咬着牙慰安人，却不能受人的慰安。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，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。這時誰是我的慰安，誰配慰安我呢？姊姊呵！我的眼淚，不能在你面前掩蓋，我的歎息，不能在你耳中隱瞞。親愛的姊姊，「善美的安琪兒，」——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你的這個徽號——只有你能慰安我，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。你雖不能壅塞我眼淚的泉源，你却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。姊姊呵！你雖不和我是一樣的遺傳，却也和我是一樣的環境，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，勇決，聰

明，喜樂呢？——雖人家也說你冷靜，但相形之下，和我已相差天地了——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，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。我已經覺得是極力的模仿你，但一離開你，我又失了自覺。就如今年夏天，我心靈中覺得時時有喜樂，假期一過，却又走失了。姊姊，善美的姊姊！飄流在覺悟海中——或是墮落海中，也未可知——的弟弟，急待你的援手呵！

年假近了，切望你回來，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，反澈底，然而冬夜圍爐，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，不過却難為你走那風雪的長途。小弟弟也盼望你回來，上禮拜我回家去的時候，他還囑咐我——他決不能像我，也似乎不很像你，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。我有時想，他還小呢。十歲的年紀，自然是天真爛漫的。但無論如何，決不至於像我。上帝祝福他！只叫他永遠像你，就是我的禱祝了。

姊姊！風愈緊了，雪花也飄來了。我隨手拿起筆來，竟寫了六張信紙，無端又耗費了你五分鐘看信的工夫，請你饒恕我。親愛的姊姊，再見罷！

你憂悶的弟弟。』

匆匆的寫完了，便從頭看了一遍，慢慢的疊起來。自己挪到爐邊坐著，深思了一會；又回來，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：

「姊姊！你看了信，千萬不必過分的爲我難過。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，也許天明就行所無事了。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，不快了我，又不快了你。」

註完便封了口，放在桌上。——其實這信，他姊姊未必能夠看見；他煩悶時就寫信，寫完，自己看幾遍，臨到付郵的時候，說不定一剎那頃，他腦子裏轉一個彎兒，便燒了撕了。他不願意人受他思想的影響，更不願意示弱，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逼迫。橫豎寫了，他精神上的痛苦，已經發洩，不寄也沒有什麼，只是空耗了無數的光陰和紙筆。

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，又散滿了，已經到了上午下課的時候。他覺得餓了，便出來自己先走到餐室裏。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，一個個凍紅着臉，搓着手，聚在爐邊談話。可濟回頭看見他，便問：「這兩點鐘沒課，你做什麼來

着？」他說：『沒做什麼，只寫了幾封信。』可濟說：『正是呢，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，千萬別忘了。』他點一點頭。

飯後走了出來，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，空中的雪片，兀自飄舞。正走着，西真從後面趕上說：『今天下午四點委員會，你千萬要到。』他便站住了說：『我正要告訴你呢，今天是禮拜六，昨日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，大概是有點事。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，已經告了假了。』西真道：『你又來，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。你若不去，他們又該說你了；辦事自然是難的，但你這人也未免太……』他沉下臉來說：『太什麼？』西真咽住了笑道：『沒有什麼，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好。』他低下頭走着，半天不言語，一會兒便冷笑道：『我也看破了。每人都要弄聰明，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？做來做去，總是這麼一回事。什麼公益？什麼服務？我勸大家都不必做這夢了。撒手一去，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。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，我深深的自己承認，我便是罪惡的魁首，魔鬼的頭兒。』西真聽了，也不說什麼。這時已經走到他屋門口，他又說：『其實——我倒不是爲這個，我今天真有點事，請你千萬代勞；全權交給你，不必再徵求我的意

見。『西真遲疑了一會說：『也好。』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。

到了屋裏，百無聊賴，從凍結的玻璃窗裏，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，漸漸的困倦上來；和衣倒下，用手絹蓋上臉，彷彿入夢。

不一會兒又醒了，倒在牀上呆想，心中更加煩燥，便起來想回家去。忽然憶起可輝的信未覆，不如寫了再走，拿起筆來，卻先成了一篇短文字：

x x x x x x
『青年人的危機：

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，他逐漸的看破「社會之謎。」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欽慕敬禮，漸漸的雲消霧滅，漸漸的看不起人。

社會上的一切現象，原是只可遠觀的。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，自己想像的興味，也太濃厚；到了如今，他只有悲觀，只有冷笑。他心煩意亂，似乎要往自殺的道上走。

原來一切都祇是這般如此，說破不值一錢。

他當初以為好的，以為百蹴不能至的，原來也只是如此。——這時他無

有了敬禮的標準，無有了希望的目的；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，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偽痛苦的世界中翻轉。

他由看不起人，漸漸的沒了他「愛」的本能，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；視一切友誼，若有若無，可有可無。

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？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！

x x x x x

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詣的傾向自然。——但是宇宙是無窮的，蘊含着無限的神秘，沉靜的對着他。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，對此是絕無探索了解的希望。他只有低徊，只有讚歎，只有那渺渺茫茫無補太空的奇怪情緒。

兩種心理，將青年人懸將起來，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。

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？青年要問宇宙，也要自己。

x x x x x

青年自己何嘗不能為人生和宇宙，作種種完滿的解答？但理論是一件事，實踐又是一件事。他說得來却做不到，他至終仍是懸着。

這兩方面，又何嘗不可以「不解之解」解決了？但青年人不能升天，不甘入地，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全全的來適應他。

宇宙終古是神秘的；但社會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虛偽和痛苦，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於不着邊際？

極大的危險，已經臨到了，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——

他一口氣寫完了，看了一遍，放在旁邊。找出可輝的信來，呆呆的看着，半天，很昏亂的拿起筆來，又寫：

『可輝兄：

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；你的詩月夜，也拜讀了，很好。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，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，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。但我總覺得月夜不如星夜；月夜的感覺散漫，不如星神那般深沉。燦爛的繁星，襯着深藍的夜色，那幽深靜遠的太空，真使人微歎，使人深思，使人神

遊物外呵！我有時對着無星的月夜，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，敲碎月明，幻作萬千星辰，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，頌讚這「自然」的神祕。你也曾有這種的幻想麼？

論到文學創作問題，天才以外的人，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。——這容易不是多少的問題——因為見得到是一件事，寫得出又是一件事。天才的觀察，也許和別人一般，只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深刻，便顯得高人一着。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責任，交付天才，也有一件危險。他們的秉賦不同，感覺從他腦中滲過的時候，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有的色采；樂便樂到極處，悲也悲到極處。愈寫得動人，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，他所描寫的對象，就未免模糊顛倒了。至此牽連到文學材料問題，我又起怪想了，宇宙中一切的物事，在在都是可描寫的；無論在山村，在都市，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，坐下想一想，站住看一看，我們的四圍，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，又何用四處尋求呢？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——無論是否天才——來描寫，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，各人得着自己的需

要。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，怎能寫盡這些神秘，沒的玷辱隱沒了這無限的「自然！」

文壇上真寂寞呵！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人的性格，就足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，真是——我也知止了，懺悔了。然而古往今來，其實也都是如此，古文學家或者還不如今，不過我們看不見，便只有盲從讚歎。何必多說？世界上原只是滑稽，原只是虛偽。古人欺哄今人，今人又欺哄後人，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欺哄的文字。

說到這里，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。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，却不能受人的影響。你太把我看重了！我那里有影響人的力量？至於我受人的影響，是的確不少，你不理會就是了。你又勸我不要太往悲觀裏思想，我這個不成問題，我近來思想，幾乎瞬息萬變。告訴你一個笑話，我現在完全的贊同唯物派的學說。幾乎將從前的主張推翻了，不過我至終不承認我昨日的主張，以至今日的，明日的，也是如此。我年紀太輕，閱歷太淺，讀的書也太少。人生觀還沒有確定；偶然有些偏於憂鬱的言談和文字，也不過是受一時心境的

影響和環境的感觸，不至於長久如此的，而且如不從文字方面觀察，我就不
是悲觀的我。因此我從來不以思想的變遷爲意，任這過渡時代的思潮，自
由奔放，無論是深悲是極樂，我都聽其自然。時代過了，人生觀確定了，自
然有個結果。請你放心罷，我是不須人的慰安的謝謝你。

「作稿問題，」我真太羞赧了，我不願意再提——附上一篇，是剛纔亂
寫的，不過請你看一看——這便是末一次。因爲我愈輕看人，愈拿着描寫「
自然」不當做神聖的事；結果是我自己墮落，「自然」自殺。我不想再做
了，不如聽「自然」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個漁夫農婦的心中，覆蓋了無
知無識的靈魂，舒展了無盡無邊的美。

到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——你所愛的孩子，我的小小弟弟，活潑勝常，
可以告慰。

雪中的天色，已經昏暗了，我要回家去。歸途中迎面的朔風，也許和你
樓旁的河水相應答。何不將心靈交託給這無界限的天籟，來替我們對話？

你的朋友。」

匆匆的寫完，和那篇稿子一塊兒封了起來。又從桌上拿起給姊姊的信來，一同放在袋裏。檢出幾本書，穿上外衣，戴上帽子，匆匆的又走出來；一眼望見西真和幾個同學，都站在「會議室」的門口目送着他。

街上只有朔風吹着雪片，和那車輪壓着雪地軌軌的細響。路燈已經明了，一排兒繁星般平列着；燈下却沒有多少行人，只聽得歸巢的寒鴉，一聲聲的叫噪。他坐在車上想：『當初未有生物的時候，大地上也下雪麼？倘若有雪，那纔是潔白無際，未經踐踏，任他結冰化水，都是不染微瑕的。』又想：『只有「家」是人生的安慰，人生的快樂麼？可憐呵！雪冷風寒，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暫時的歸宿。那些無家的人又將如何？——永久的家又在那里？』他愈想愈遠，竟然忘卻寒風吹面。忽然車停了，他知道已經到家了。

走進門去，穿過甬路，看見餐室裏只有微微的光；心想父親或者不在家。他先走上樓去，捻亮了電燈，放下書，脫了外衣，又走下來。

輕輕的推開門，屋裏很黑暗，卻有煖香撲面。母親坐在溫榻上，對着爐火，

正想什麼呢。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，腳兒放在一邊，已經睡着了。跳盪的火光，映着弟弟雪白的臉兒，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，都幻作微紅的顏色。

這屋裏一切都籠蓋在寂靜裏，鐘擺和木炭爆發的聲音，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。光影以外，看不分明；光影以內，只有母親的溫柔的愛，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。

他站住了，凝望着，『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此！』這時他一天的愁煩，都驅出心頭，卻湧作愛感之淚，聚在眼底。

母親已經看見他了；他只得走近來，俯在弟弟的身旁。母親說：『你回來，冷不冷？』他搖一搖頭。母親又說：『你姊姊來了一封信，她說……』他抬起頭來問道：『她說什麼？』母親看着他的臉，問道：『你怎麼了？』他低下頭說：『沒有什麼——』這時候他的眼淚，已經滴在弟弟的臉上了。

· 選自冰心小說集 ·

散 文

超 人

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，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，偶然出入遇見了，輕易也不招呼。郵差來的時候，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；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，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，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，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，此外就不開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，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，他都不愛；屋裏連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。書架上却堆滿了書。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，關上門，摘下帽子，便坐在書桌旁邊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來，無意識的走着，偶然覺得疲倦了，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，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，但

不多一會兒，便又閉上了。

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；她端進飯去，有時便站在一邊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，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。她問上幾十句，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：『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；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萬物的聚合，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，上了臺是父子母女，親密的了不得；下了臺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。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，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。與其互相牽連，不如互相遺棄；而且尼采說得好，愛如憐憫都是惡……』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『要這樣，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滅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』他微笑道『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雲流水似的，隨他去就完了。』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，看見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頭只管吃飯，也便不敢言語。

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，這痛苦的聲音，斷斷續續的，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。他雖然毫不動心，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

光如水，從窗紗外瀉將進來，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，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極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，直到天明，纔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聽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。——

眠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兒也黑了，臉色也慘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鏡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。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，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？程姥姥一面驚訝着，一面說：『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，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，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，還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這孩子真可憐，今年纔十二歲呢，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……』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自己走到門邊。程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來，剛要出門；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，遞給程姥姥說『給那祿兒罷，叫他請大夫治一治。』說完了，頭也不同，逕自走了。——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

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，這是破天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門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聲音，漸漸的輕了，月兒也漸漸的缺了，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。

過了幾天，呻吟的聲音住了，夜色依舊沈寂着，何彬依舊「至人無夢」的睡着。前幾夜的思想，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峯尖上，一會兒就過去了。

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，要跟他道謝；他好像忘記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，又搖了搖頭，仍去看他的書。祿兒仰着黑胖的臉，在門外張着，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這一天晚飯的時候，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，後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請她將房租飯錢，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覺得很失意，這樣清淨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連忙和他道喜；他略略的點一點頭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。

他覺得很疲倦，一會兒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，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。他不言不動，只靜靜的臥着，一會兒便渺無聲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幫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說有事的時分再煩她。程姥姥下樓之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繩子忘了買了。慢慢的開了門，只見人影兒一閃，再看時，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。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，一個僕人都沒有，便喚『祿兒，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。』祿兒趑趄的走過來，歡天喜地的接了錢，如飛走下樓去。

不一會兒，祿兒跑的通紅的臉，喘息着走上來，一隻手拿着繩子，一隻手背在身後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。他遞過了繩子，仰着頭似乎要說話，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。何彬却不理會，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周圍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時候，他覺得熱極了，便又起來，將窗戶和門，都開了一縫，涼風來回的吹着。

『依舊熱得很。腦筋似乎很雜亂，屋子似乎太空沉。——累了兩天了，起屋

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。——慈愛的……不想了，煩悶的很！』

微微的風，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，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，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幾堆的黑影。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慈愛的母親，滿天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。不想了，——煩悶……悶……

黑影漫上屋頂去，什麼都不見了，時間一分一分的去了。

風大了，那壁廂放起光明。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。星光中間，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，右手撩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額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隨將過來；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，靜穆不動的看着，——目光裏充滿了愛。

神經一時都麻木了！起來罷，不能，這是搖籃裏，呀！母親，——慈愛的母親。

母親呵！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，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。

母親呵！我們只是互相牽連，永遠不互相遺棄。

漸漸的向後退了，目光仍舊充滿了愛。模糊了。星落如雨，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——

『母親呵，別走，別走！』

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；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，也珍珠般的落了下來。

清香還在，白衣的人兒還在。微微的睜開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幾堆黑影上，送過清香來。——剛動了一動，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，蹣手蹣脚的走了出去。臨到門口，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祿兒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來，那邊綑好了的書籍上面，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，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，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，上面大字縱橫，藉着微光看時，上面是：

「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，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。——這裏有的是賣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？——這籃子裏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，是我自己種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愛他。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。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，但是總沒有機會。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趕緊送來。」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個母親。她因為愛我的緣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親麼？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。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。

「祿兒叩上。」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兒，回到床前，什麼定力都盡了，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

清香還在，母親走了！——窗內窗外，互相輝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淚光。

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，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兒戴得很低，背着臉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，他搖了搖頭。——車也來了，箱子也都搬

下去了，何彬淚痕滿面，靜默無聲的謝了程姥姥，提着一籃的花兒，遂從此上車走了。

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，兩個人的臉上，都堆着驚訝的顏色。看着車塵遠了，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：『你去把間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鎖上門罷，鑰匙在門上呢。』

屋裏空洞洞的，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：

『小朋友祿兒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惡。你說你要報答我，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。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，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蕩漾起來。我這十幾年來，錯認了世界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，愛和憐憫都是惡德，我給你那醫藥費，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，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，拒絕我的母親，拒絕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絕了愛和憐憫。上帝呵！這是什麼念頭呵！

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。小朋友呵！不錯的，世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牽連，不是互相遺棄的。

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，我母親已經先來了。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。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，也請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花和你的愛，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！

我是冒罪叢過的，我是空無所有的，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。——然而這時伴着我的，却有悔罪的淚光，半弦的月光，燦爛的星光。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。我要用一縷柔絲，將淚珠兒穿起，繫在弦月的兩端，摘下滿天的星兒來感在弦月的圓凹裏，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？他的香氣，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，請你收了罷。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！

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沒有別的話說了，我只感謝你，小朋友，再見！再見！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，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！

我寫了這一大段，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為你懂得的，比我多得多了！又及」

『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？』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，呆呆的望着天上。

· 選自超人 ·

通訊一

似曾相識的小朋友們：

我以抱病又將遠行之身，此三兩月內，自分已和文字絕緣；因為昨天看見報副刊上已特闢了「兒童世界」一欄，欣喜之下，便藉着軟弱的手腕，生疏的筆墨，來和可愛的小朋友，作第一次的通訊。

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信裏，請你們容我在你們面前介紹我自己。我是你們天真隊裏一個落伍者——然而有一件事，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：就是我從前也曾是

一個小孩子，現在還有時仍是一個小孩子。爲着要保守這一點天真，直到我轉入另一世界時爲止，我懇切的希望你們幫助我，提攜我。我自己也要永遠勉勵着，做你們的一個最熱情最忠實的朋友！

小朋友，我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。我十分的喜歡有這次的遠行，因爲或者可以從旅行中多得些材料，以後的通訊裏，能告訴你們些略爲新奇的事情。——我去的地方，是在地球的那一邊。我有三個弟弟，最小的十三歲了。他念過地理，知道地球是圓的。他開玩笑的和我說：『姊姊，你走了，我們想你的時候，可以拿一條很長的竹竿子，從我們的院子裏，直穿到對面你們的院子去，穿成一個孔穴。我們從那孔穴裏，可以彼此看見。我看看你別後是否胖了，或是瘦了。』小朋友想這是可能的事情麼？——我又有一個小朋友，今年四歲了。他有一天問我說：『姑姑，你去的地方，是比前門還遠麼？』小朋友看是地球的那一邊遠呢？還是前門遠呢？

我走了——要離開父母兄弟，一切親愛的人。雖然是時期很短，我也已覺得很難過。倘若你們在風晨雨夕，在父親母親的膝下懷前，姊妹弟兄的行間隊裏，

快樂甜柔的時光之中，能聯想到海外萬里有一個熱情忠實的朋友，獨在惱人淒清的天氣中，不能享得這般濃福；則你們一瞥時的天真的憐念，從宇宙之靈中，已遙遙的付與我以極大無量的快樂與慰安！

小朋友，但凡我有工夫，一定不使這通訊有長期間的間斷。若是間斷的時候長了些，也請你們饒恕我。因為我若不是在童心來復的一剎那頃拿起筆來，我不敢以成人煩雜之心，來寫這通訊。這一層是要請你們體卹憐憫的。

這信該收束了，我心中莫可名狀，我覺得非常的榮幸！

冰心七，廿五，一九二三。

。 遲自寄卜續書。
~~~~~

## 通訊二

親愛的小朋友：

八月十七日下午，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裏，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，遠遠的拋到岸上，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，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淒惻！

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，在最遠的江岸，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，放這龐然大物，載着最重的離愁，飄然西去！

船上生活，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，除了三餐外，只是隨意遊戲散步。海上的頭三日，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，套圈子，拋沙袋，樂此不疲，過後又絕然不玩了。後來自己回想很奇怪，無他，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，海波聲中，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，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，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，有無猜暢好的遊戲！

我自少住在海濱，却没有看見過海平如鏡，這次出了吳淞口，一天的航程，一望無際盡是粼粼的微波，涼風習習，舟如在冰上行。到過了高麗界，海水竟似湖光，藍極綠極，凝成一片，斜陽的金光，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。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，自淺紅至於深翠，幻成幾十色，一層層，一片片的漾了開來，……小朋友，恨我不能畫，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，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！

八月十八夜，正是雙星渡河之夕，晚餐後獨倚欄旁，涼風吹衣，銀河一岸星



光，照到深黑的海上。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語，忽然感到家鄉漸遠。繁星閃爍着，海波吟嘯着，凝立悄然，只有惆悵。

十九日黃昏，已近神戶，兩岸青山，不時的有漁舟往來。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，大家說笑，便道是「鰻頭山。」這鰻頭山沿途點綴，直到夜裏，遠望燈光燦然，已抵神戶，船徐徐停住，便有許多人上岸去。我因太晚，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，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，天上微月的光，和星光，岸上的燈光，無聲相映，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，想是火車周行。……舟中寂然，今夜沒有海潮音，靜極心緒忽起：『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……』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，小朋友，恕我，不能往下再寫了。

冰心八，二十，一九二三，神戶。

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，穿過深林，已覺得湖上風來，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了。——悄悄的坐在湖岸上，伸開紙，拿起筆，抬起頭來，四圍紅葉中，四面水聲裏，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違的小朋友。小朋友猜

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？

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，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亭層列的松樹，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。小朋友，到此已逾一月了，便是在日本也未會寄過一字，說是對不起呢，我又不願！

我平時寫作，喜在人靜的時候，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，船面欄邊，人人可以來到。海景極好，心胸却難得清平。我只能在晨間絕早，船面無人時，隨意寫幾個字，堆積至今，總不能整理，也不願草草整理，便遲延到了今日。我是尊重小朋友的，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諒我！

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，而一聲聲打擊湖岸的微波，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，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，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。小朋友，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！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。湖上的月明和落日，湖上的濃陰和微雨，我都見過了，真是儀態萬千。小朋友，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，便只有她——海的女兒，能慰安我了。Lake Waban，諧音會意，我便喚她做「慰冰。」每日黃昏的遊泛，舟輕如羽，水柔如不勝漿。

岸上四圍的樹葉，綠的，紅的，黃的，白的，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，覆蓋了半湖秋水。夕陽下極其豔冶，極其柔媚。將落的金光，到了樹梢，散在湖面。我在湖上光霧中，低低的囑咐他，帶我的愛和慰安，一夜和他到遠東去。

小朋友！海上半月，湖上也過半月了，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，這却難說。——海好像我的母親，湖是我的朋友。我和海親近在童年，和湖親近是現在。海是深闊無際，不着一字，她的愛是神祕而偉大的，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。湖是江葉綠枝，有許多襯托，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，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。這也許太抽象，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！

小朋友，兩月之別，你們自己寫了多少，母親懷中的樂趣，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？——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，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，按序寄上，日月和地方，都因其舊。「弱游」的我，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，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，請在那裏看罷！

不知這幾百個字，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，世界真是太大了！

冰心十，十四，一九二三，慰冰湖畔，威爾斯利。

· 選自寄小讀者 ·  
~~~~~

通訊三

親愛的小朋友：

我常喜歡挨坐在親的旁邊，挽住她的衣袖，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。

母親凝想地，含笑地，低低地說：

『不過有三個月罷了，偏已是這般多病。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，已知道驚怕啼哭。許多人圍在床前，乞憐的眼光，不望着別人，只向着我，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！』

這時眼淚已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！

『你的彌月到了，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，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，抱出到廳堂前。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，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，起了驕傲。』
『只有七個月，我們都在海舟上，我抱你站在欄旁。海波聲中，你已會呼喚

「媽媽」和一姊妹。」

對於這件事，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。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，母親堅執說是的。在我們家庭歷史中，這事至今是件疑案。

「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，以為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。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，臉和唇都青了，嗚咽不能成聲。我從後屋連忙進來，珍重的攬住。經過了無效的解釋和安慰。自此後，便是睡着，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床前。」

這一節，我彷彿記得，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！

『有一次你病得重極了。地上鋪着蓆子，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。正是暑月，你父親又不在家。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，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說說的。因着你奇異的智慧，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。我打電報給你父親，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。忽然一陣大風雨，深憂的我，重病的你，和你疲乏的乳母，都沉沉的睡了一大覺。這一番風雨，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，接了過來。』

我不信我智慧，我又信我智慧！母親以智慧的眼光，看萬物都是智慧的，何

况她的唯一摯愛的女兒？

『頭髮又短，又沒有一刻肯安靜。早晨這左右兩條小辮子，總是梳不起來。沒有法子，父親就來幫忙，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要照相了！」父親拿着照相機子，假作照着。又短又粗的兩條小辮子，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。』

我奇怪我竟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！

『陳媽的女兒寶姐，是你的好朋友。她來了，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，我自己睡午覺。等我醒來，一切的玩具，小人小馬，都當做船，飄浮在臉盆的水裏，地上已是水汪汪的。』

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，我自始至終不記得，不認識她。然而從母親口裏，我深深的愛了她。

『已經三歲了，或者快四歲了。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，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。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，把一支小木鹿，放在小靴子裏。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，自己一步也不肯走。放到地上走時，只有一跛一跛的。大家奇怪了，脫下靴子，發現了小木鹿。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。——傻孩子！你怎麼不會

說？」

母親笑了，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。——回想起來，她的質問，和我的羞愧，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。十幾年前事，提起當面前事說，真是無謂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癡和愛！

「你最怕我凝神，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。每逢我凝望窗外，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，你就過來呼喚我，搖撼我，說：「媽媽，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？」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我，便故意的凝神不動。」

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也許母親凝神，多是憂愁的時候，我要攪亂她的思路，也未可知。無論如何，這是個隱謎！

「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。天天吃着飯，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，桌上的鐘和花瓶。一碗飯數米粒似的，喫了好幾點鐘。我急了，便把一切都挪移開。」

這件事我記得，而且很清楚，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。

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，我總是臉上堆着笑，眼裏滿了淚。聽完了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，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。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，只母親和我，最後

我也沒有了，只有母親；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！

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，從母親口中，逐漸的發現了，完成了，我自己！她從最初已知道我，認識我，喜愛我。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，她已愛了我了。我從三歲上，纔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，愛了自己，認識了自己；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，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，千萬分之一。

小朋友！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，認識你，知道你，愛你，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；你怎能不感激，不流淚，不死心蹋地的愛她，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？

有一次幼小的我，忽然走到母親面前，仰着臉問說，『媽媽，你到底爲什麼愛我？』母親放下針線，用她的面頰，抵住我的前額。溫柔地，不遲疑地說：『不爲什麼，——只因你是我的女兒！』

小朋友！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！『不爲什麼』這四個字，從她口裏說出來，何等剛決，何等無回旋！她愛我，不是因爲我是『冰心』或者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！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。唯一的理由，就

是我她的女兒。總之，她的愛，是屏除一切，拂拭一切，層層的磨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，使我成爲「今我」的原素，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！

假使我走至幕後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更變了，再走出到她面前。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，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兒，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。她愛我的肉體，她愛我的靈魂，她愛我前後左右，過去，將來，現在的一切！

天上的星辰，驟雨般落在大海，上，啾啾繁響。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。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。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。樹葉子滿空飛舞。鳥兒歸巢，走獸躲到他的洞穴。萬象紛亂中，只要我能尋到她，投到她的懷裏……天地一切都信她！她對於我的愛，不因着萬物毀滅而變更！

她的愛不但包圍我，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。而且因着愛我，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，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。小朋友！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，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話：『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！』

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，是完全相同的。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，也不能般一

長短。然而——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！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，或隱或顯，或出或沒；不論你用斗量，用尺量，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；我的母親對於我，你的母親對於你，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；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，分毫都不差減。小朋友！我敢說，也敢信古往今來，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。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，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！

我的心潮，沸湧到最高度，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，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。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。玫瑰花的香氣，也正無聲的讚美她們的「自然母親」的愛！

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，—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，她自己也如此說！——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。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，我說：『親愛的母親，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，隨時記下寄來給我。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，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，研究我神祕的自己。』

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！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。——小朋友！我教給你，你看完了這一封信，放下報紙，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——若是她出去了，就去坐在

門檻上，靜靜的等她回來——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，把她尋見了；你便上去攀住她，左右親她的臉，你說：『母親！若是你有工夫，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，說給我聽！』等她坐下了，你便坐在她的膝上，倚在她的胸前。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。你仰着臉，會有無數關於你的，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，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！

然後，——小朋友！我願你告訴我，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。

我現在正病着。沒有母親坐在旁邊，小朋友一定憐念我，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！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，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；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，回想母親的愛。我病中光陰，因着這回想，寸寸都是甜密的。

小朋友，再談罷，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！

你的朋友 冰心十二，五晨，一九二三。

聖卜生療養院，威爾斯利。

· 選自寄卜讀者 ·

通訊四

我的小朋友：

黃昏睡起，閒步着繞到西邊迴廊上，看一個病的女孩子。站在她床前說着話兒的時候，抬頭看見松梢上一星朗耀，他說：『這是你今晚第一顆見到的星兒，對他祝你的願望罷！』——同時她低低的度着一支小曲，是：

Star light

Star bright

First star I see to-night

Wish I may

Wish I might

Have the wish I wish to might

小朋友：這是一支極柔媚的兒歌。我不想譯出來。因為童謠完全以音韻見長，一譯成中國字，念出來就不好聽，大意也就是她對我說的那兩句話，——倘若你們自己能念，或是姊姊哥哥，姑姑母親，能教給你們念，也就更好。——他說到此，我略不思索，我合掌向天說：『我願萬里外的母親，不太爲平安快樂的我憂慮！』

扣計今天或明天，就是我母親接到我報告抱病入山的信之日，不知大家如何商量談論，長吁短歎。豈知無知無愁的我，正在此禍起止水浮雲的生活來了呢！

去年十二月十九日，我寄給國內朋友一封信，我說：『沙穰療養院，冷冰冰的如同雪洞一般。我又整天的必須在朔風裏。你們圍爐的人，怎知我正在冰天雪地中，與造化掙命！』如今想起，又覺得那話說得太無謂，太怒望了，未曾聽見掙命有如今這般溫柔的掙法！

生老病死是人生但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。無論怎樣高貴偉大的人，對此切己的事，也絲毫不能爲力。這時節只能將自己當作第三者，旁立靜聽着造化的安排。小朋友，我凝神看着造化輕舒慧腕，來安排我的命運的時候，我忍不住失聲

讚歎他深思和玄妙。

往常一日幾次匆匆走過慰冰湖，一邊看晚霞，一邊心裏想着功課。偷閒划舟，擡頭望一望灩澦的湖波，低頭看滴答滴答消磨時間的手錶。心靈中真是太苦了。然而萬沒有整天的放下正事來賞玩自然的道理。造物者明明在上，看出了我的穩情，眉頭一皺，輕輕的賜與我一場病，這病乃是專以拋撇一切，遊泛於自然海中爲治療的。

如今呢？過的是花的生活，生長於光天化日之下，微風細雨之中；過的是鳥的生活，游息於山巔水涯，寄身於上下左右空氣環圍的巢床裏；過的是水的生括，自在的潺潺流走；過的是雲的生活，隨意的裊裊卷舒。幾十頁幾百頁絕妙的詩和詩話，拿起來流水般當功課讀的時候，是沒有的了。如今不再幹那愚拙。煞風景的事。如今便四行六行的小詩，也慢慢的拿起，反覆吟誦，默然深思。

我愛聽碎雪和微雨。我愛看明月和星辰。從前一切世俗的煩憂，占積了我的靈府。偶然一舉目，偶然一傾耳，便忙忙又收回心來，沒有一次任他奔放過。如今呢，我的心，我不知怎樣形容他，他如蛾出繭，如鷹翔空……

碎雪和微雨在簷上，明月和星辰在欄旁，不看也得看，不聽也得聽。何況病中的我，應以他們爲第二生命。病前的我，願以他們爲第二生命而不能的呢？

這故事的美妙，還不止此，「一天還應在山上走幾里路，」這句話從滑稽式的醫士口中道出的時候，我不知應如何的歡呼贊美他！小朋友！漫遊生涯，從今開始了！

山後是森林仄徑，曲曲折折的在日影掩映中引去，不知有多少遠近。我只走到一端，有大巖石處爲止。登在上面眺望，我看見滿山高下下的松樹。每當我要縹緲深思的時候，我就走這一條路。獨自低首行來，我聽見乾葉枯枝，噠噠噠噠在樹巔相語。草上的薄冰，踏着沙沙有聲。這時節，林彩沉蔭中，我凝然黯然而有所感。

山前是一層層的大山地，爽闊空曠，無邊無限的滿地朝陽。層場的盡處，就是一個大冰湖，環以小山高樹，是此間小朋友們溜冰處。我最喜在湖上如飛的走過。每逢我要活潑天機的時候，我就走這一條路。我沐着微暖的陽光，在樹根下坐地，舉目望着無際的耀眼光的銀海。我想天地何其大，人類何其小。當歸途

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時候，清風過耳，我欣然超然，如有所得。

三年前的夏日在北京西山，曾寫了一段小文字，我不十分記得了，大約是：

只有早晨的深谷中

可以和自然對話，

計畫定了

岩石點頭

草花歡笑。

造物者！

在我們星馳的前途，

路站上

再遙遙的安置下

幾個早晨的深谷！

原來，造物者有我安置下的幾個早晨的深谷，却在離北京數萬里外的沙穰。我何其「無心」，造物者何其「有意」？——我還憶起，有「空谷足音」，和杜甫的「絕代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」的一首詩，我翻來覆去的背誦，只憶得「絕代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」；自言良家子，零落依草木……摘花不插鬢，採柏動盈掬……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。」這八句來。黃昏時又去了。那時想起的，有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猶澹然而涕下。」歸途中又誦「雲無心讀古人書，他們常在一定的環境中，說出你心中要說的話！

春天已在雲中微笑，將臨到了。那時我更有溫柔的消息，報告你們。我逐日遠走開去，漸漸又發現了幾處斷橋流水。試想看，胸中無一事留滯，日日南北東西，揭自然的簾幕，躡足走入仙宮……

這樣的病，這樣的人生，小朋友，請爲我感謝，我的生命中是只有祝福，沒有咒詛！

安息的時候已到，臥看星辰去了。小朋友，我以無限歡喜的心，祝你們多

福。

冰心一十五夜，一九二四，沙穰。

廣廳上，四面綠簾低垂。幾個女孩子，在一角窗前長椅上，低低笑語。一角語匣子裏奏着輕婉的提琴。我在當中方棹上，寫這封信。一個女孩子坐在對面爲我畫像，她時時喚我抬頭看她。我聽一聽提琴和人家的笑語，一面心潮緩緩流動，一面時時定筆凝神。寫完時重讀一過，覺得太無次序了，前言不對後語的。然而的確是歡樂的心泉流過的痕跡，不復整理，卽付晚郵。

· 選自寄小讀者 ·

通訊五

小朋友：

健康來復的路上，不幸多歧，這幾十天來懶得很；雨後偶然看見幾朵濃黃的蒲公英，在勻整的草坡上閃爍，不禁又憶起一件事。

一月十九晨，是雪後濃陰的天。我早起遊山，忽然在積雪中，看見了七八朵

大開的蒲公英。我俯身摘下握在手裏，——真不知這平凡的草卉，竟與梅菊一樣的耐寒。我回到樓上，用條黃絲帶將這幾朵綴將起來，編成王冠的形式。人家問我做什麼，我說『我要爲我的女王加冕，』說着就隨便的給一個女孩子戴上了。

大家歡笑聲中，我只無言的臥在床上——我不是爲女王加冕，竟是爲蒲公英加冕了。蒲公英雖是最認識的一種草花，但從來是被人輕忽，從來是不上美人頭的，今日因着情不可卻，我竟讓她在美人頭上，照耀了幾點鐘。

蒲公英是黃色，疊瓣的花，很帶着菊花的神意。但我也不會偏愛她，我對於花卉是普遍的愛憐。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郁，和桂花的清遠。而在我愛來無方的時候，玫瑰和桂花也一樣的成糞土。在我心情怡悅的一刹那頃，高貴清華的菊花，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來佔奪位置。

世上的一切事物，只是百千萬面大大小小的鏡子，重量對照，反射又反射；於是世上有了這許多璀璨輝煌，虹影般的光彩。沒有蒲公英，顯不出雛菊，沒有平凡，顯不出超絕。而且不能因爲大家都愛雛菊，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；不能因爲大家都敬禮超人，世上便消滅了庸碌。即使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愛憎，

而生滅；只恐到了滿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，菊花的價值，反不如蒲公英，超人的價值，反不及庸碌了。

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長處，一人有一人的價值。我不能偏愛，也不肯偏憎。悟到萬物相襯托的理，我只願我心如水，處處相平。我願菊花在我眼中，消失了她的富麗堂皇，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偏促善澀。博愛的極端，翻成淡漠。但這種普遍淡漠的心，除了博愛小朋友，有誰知道？

書到此，高天蕭然，樓上風緊得很，再談了，我的小朋友！

冰心五，九，一九二四，沙穰療養院。

• 選自寄小讀者 •

通訊六

親愛的娘：

今晨得到冰冲弟自北京寄來的寄小讀者，匆匆的翻了一過，我止水般的熱情，重復蕩漾了起來！親愛的母親！我的脚已踏着了祖國的田野，我心中複雜的

蘊結着歡慰與悲涼！念七日的黃昏，三年前攜我遠遊的約克遜號，徐徐的駛進吳淞口岸的時候，我抱柱而立。迎着江上吹面不寒的和風，我心中只掩映着母親的慈顏。三年之別，我並不會改，我仍是三年前母親的嬌兒，仍是念餘年前母親懷抱中的嬌兒！

上海苦熱，回憶船上海風中看明月的情景，真是往事都成陳迹！念六夜海波如吼，水影深黑，只在明月與我之間，在水上鋪成一條閃爍碎光的道路。看着船旁燦然飛濺的浪花，這一星星都迸碎了我遠遊之夢！母親，你是大海，我只是剎那間濺躍的浪花。雖暫時在最低的空間上，幻出種種的閃光，而在最短的時間中，卻又飛進母親的懷裏。母親！我美遊之夢，已在欠伸將覺之中。祖國的海波，一聲聲的洗淡了我心中個個的夢中入影。母親！夢中人只是夢中人，除了你，誰是我永久靈魂之歸宿？

念七晨我未明即起望見了江上片片祖國的帆影之後，我已不能再睡覺！我俯在窗上看滿月西落，紫光欲退。而東方天際的明霞，又已報我以天光的消息！母親，爲了你，萬里歸來的女兒，都覺得這些國外也常常看見的殘月朝暉，這時

却都予我以極濃熱的慕戀的情意。

母親，我只是一个山陬海隅的孩子，一個北方鄉野的孩子。上海實在住不了！長裙短衫，蝶翅般的袖子，油光的頭，額上不自然的剪下三四縷短髮。這般千人一律，不個性的打扮，我覺得心煩而又畏怯。這裏熱得很，哥哥姊姊們又喜歡灌我酒。前晚喝的是「大宛香」，還容易下咽。今夜是「白玫瑰露」，真把我喫醉了。匆匆的走上樓來和衣而臥。酒醒已是中夜，明月正當着我的窗戶。朦朧中記得是離家已近，才免去那「楊柳岸曉風殘月」的悲哀。

母親！你看我寫的歪斜的字，嫂嫂笑說我仍在病酒！我定八月二夜北上了。我愛母親！我怕熱，我不會吃酒，還是回家好！

這封信轉小朋友看看不妨事罷？

還家的女兒七月卅日上海

• 選自寄小讀者 •

閒情

弟弟從我頭上，拔下髮針來，很小心的挑開了一本新寄去的月刊。看完了目錄，便反捲起來，握在手裏笑說，『瑩哥，你真是太沉默了，一年無有消息。』我凝思地，微微答以一笑。

是的，太沉默了！然而我不能，也不肯忙中偷閒；不自然地，造作地，以應酬爲目的地，寫些東西。

病的神慈悲我，竟賜予我最清閒最幽靜的七天。

除了一天幾次吃藥的時間，是苦的以外，我覺得沒有一時，不沉浸在輕微的愉快之中。——庭院無聲。枕草生涼。溫暖的陽光，穿過葦簾，照在淡黃色的壁上。濃密的樹影，在微風中徐徐動搖。窗外不時的有好鳥飛鳴。這時世上一切，都已拋棄隔絕，一室便是宇宙，花影樹聲，都含妙理。是一年來最難得的光陰呵，可惜只有七天！

黃昏時，弟弟歸來，音樂聲起，靜境便豁然破了。一塊暗綠色的綢子，蒙在燈上，屋裏一切都是幽涼的，好似悲劇的一幕。鏡中照見自己玲瓏的白衣，竟悄悄的覺得空靈神秘。當屋隅的四絃琴，顫動的，生澀的，徐徐奏起。兩個歌喉，

由不同的調子，漸漸合一。由悠揚，而宛轉；由高亢，而沈緩的時候，怔忡的我，竟感到了無限的悵惘與不甯。

小孩子們真可愛，在我睡夢中，偷偷的來了，放下幾束花，又走了。小弟弟拿來插在瓶裏，也在我睡夢中，偷偷的放在床邊几上。——開眼瞥見了，黃的和白的，不知名的小花，襯着淡綠的短瓶。……原是不很香的，而每朵花裏，都包含着天真的友情。

終日休息着，睡和醒的時間界限，便分得不清。有時在中夜，覺得精神很圓滿。——聽得疾雷雜以疏雨，每次電光穿入，將窗台上的金鐘花，輕淡清切的映在窗簾上，又急速的隱抹了去。而餘影極分明的，印在我的腦膜上。我看見『自然』的淡墨畫，這是第一次。

得了許可，黃昏時便出來疎散。輕涼襲人。遲緩的步履之間，自覺很弱，而弱中隱含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愉快。這情景恰如小時在海舟上，——我完全不記得了，是母親告訴我的，——衆人都暈臥，我獨不理會。每坐下一次，便喜笑個不住，笑完再起來，希望再跌到，忽忽又是十餘年了，不想以弱點爲愉樂的心情，

顛頓的自己走上艙面，去看海凝注之頃，不時的覺得身子一轉，已跌坐在甲板上以爲很新鮮，很有趣至今不改。

一個朋友寫信來慰問我，說：

「東坡云『因病得閒殊不惡，』我亦生平善病者，故知能閑真是大工夫，大學問。……如能於養神之外，偶閱維摩經尤妙，以天女能道盡衆生之病，斷無不能自己其病也！恐擾清神，餘不敢及。」

因病得閒，是第一慊心事，但佛經却沒有看。

六，十二，一九二二。

· 選自閒情 ·

到青龍橋去

如火如荼的國慶日，卻遠遠的避開北京城，到青龍橋去。

車慢慢的開動了。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，和連接不斷的天末的遠山。——愈往北走，山愈深了。壁立的岩石，屏風般從車前飛過。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

的山泉，在岩下流着。山半柿樹的葉子，經了秋風，已經零落了，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。山上的枯草，迎着晨風，一片的和山偃動，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。

「原也是很僅秀的，然而江南……」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。

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，我眼光穿過她們的肩上，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。

「軍人！」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，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。

世人呵！饒恕我！我的閱歷太淺薄了，真是太淺薄了！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，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，說：「我有生以來，未曾看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，那種獸性的，沉淪的，罪惡的軍人！」

也許閱歷欺哄我，但弱小的我，卻不敢欺哄世人！

一個朋友和我說，——那時我們正在院裏，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積子——「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，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慄。」我看着她鄭重的說「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，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！」她笑道，

『你未會經過兵禍罷！』我說。『你呢？』她道，『我也沒有，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，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……』

我深深的悲哀了！在我心中，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！文學家呵！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鎗的人，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？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，軍人的血淚，却灑向何處？

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，將混沌的，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，銘刻在人們心裏。從此嚴肅的軍衣，成了赤血的標幟；忠誠的兵士，成了撒但的隨從。可憐的軍人，從此在人們心目中，沒有光明之日了！

雖然閱歷決然毅然的這般告訴我，我也不敢不信，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真實的。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，有好人也更有壞人。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，那裏無緣故無條件，概括的厭惡，文學家，無論如何，你們不得辭其咎！

也講一講人道罷！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，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，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。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，消滅他友愛憐憫

的本能。有事的時候，驅他們到殘殺同類的死地上去；無事的時候，叫他穿着破爛的軍衣；喫的是黑麵，喝的是冷水，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，在悲笳聲中度生活。家裏的信來了：『我們要喫飯！』回信說，『沒有錢，我們欠餉七個月了！』——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呵！山窮水盡的途上，那裏是你們的歧路？……

我的思潮，那時無限制的升起。無數的觀念奔湊，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。

車門開了，走進二個穿軍服的人。第一個，頭上粉紅色的帽箍，穿着深黃色的呢外套，身材很高。後面兩個略矮一些，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。魚貫的從人叢中，經過我們面前，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。

他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，或相對談笑。我卻靜默的，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。

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。只塊紅色的領章，圍住瘦長的頸子，顯得他的臉更黑了，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，中人身材。他站起來，只到那稽查的肩際。

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，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。我看得真切，圓圓的臉，短短的眉毛，肩膊很寬，細細的一條皮帶，束在腰上，兩手背握着。白絨的手套已

經微污了，臂上纏的一塊白布，也成了灰色的了，上面寫着『察哈爾總站，軍警稽查……』以下的字，背着我們看不見了。

他沉聲靜氣的問，『你是那裏的，要往那裏去？』那個兵丁筆直的站着，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鈕扣，從裏衣袋裏，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，無言的遞上。——也許會說了幾句話，但聲音很低，我聽不見。稽查凝視着他說，『好，但是我們公事公辦，就是大總統的片子，也當不了車票呵！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。弟兄！到站等着去罷，只差一點鐘工夫！』

軍人門！饒恕我那時不道德的揣想，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！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鬧不覺的退後了，更靠近窗戶，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。

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——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，微麻的臉上，充滿了徬徨，無主，可憐。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，不住的上下瞬動。

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。他至終無言的坐下，呆呆的望着窗外。背後看去，只有那戴着軍帽，剪得很短頭髮的頭，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，左右微微動搖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放下心來，卻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！

到了站了！他無力的站起，提着包兒，往外就走。對面來了一個女人，他側身恭敬的讓過。經過稽查面前，點點頭就下車去了。

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。這個兵丁較老一點，很瘦的臉，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。這時卻也很直的站着，聲音很顫動，說：『我是在……陳副官公館裏，他差我到……去。』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，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。除了眼光上下之外，不見絲毫情感的表现。他仍舊凝重的說：『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，我不是不替弟兄留一線之路。但是一張片子，公事上說不過去。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，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——你也下去罷！』

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。

稽查轉過身來，那邊兩個很年青的兵丁，連忙站起，先說，『我們到西苑去。』稽查看了護照，笑了笑說，『好，你們也坐慢車罷！看你們的服章，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？國家的體面，那裏去了？車上這許多外國人，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！』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，微笑的上前，將他們帶着線頭，拖

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兩個少年兵了，慚愧的低頭無語。

稽查開了門，帶着兩個助手，到前面車上去了。

車門很響的關了，我如夢方醒，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。——不是憎嫌，不是恐怖，定神迴想，呀！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！

一共是七個人：這般凝重，這般溫柔，這樣的服從無抵抗！我不信這些情景，只呈露在我的前面……

登上萬里長城了！亂山中的城頭上，暗淡飄忽的日光下，迎風獨立。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。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，從深黃色的山脚下，徐徐走過之外，一切都是單調的！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，三三兩兩的，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。我自己留在城半。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，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上，呆呆的站着，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！

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，平和而莊重的言語；和他們所不自知的，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：這些事，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——受着天風，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！

十，十二夜，一九二二。

· 選自冰心散文集 ·

笑

雨聲漸漸的住了，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。推開窗戶一看，呀！涼雲散了，樹葉上的殘滴，映著月兒，好似螢光千點，閃閃燦燦的動着。——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！

憑窗站了一會兒，微微的覺得涼意侵入。轉過身來，忽然眼花繚亂，屋子裏的別的東西，都隱在光雲裏；一片幽輝，只浸在牆上畫中的安琪兒。——這白衣的安琪兒，抱着花兒，揚着翅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『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過似的，什麼時候，我會……』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口下想，——默默的想。

嚴閉的心幕，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。——一條很長的古道。驢脚下的泥，兀自滑滑的。田溝裏的水，潺潺的流着，近村的綠樹，都籠在

溼煙裏。弓兒似的新月，掛在樹梢。一邊走着，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，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。驢兒過去了，無意中回頭一看。——他抱着花兒，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『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過似的！』我仍是想——默默的思想。

又現出一重心幕來，也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。——茅檐下的雨水，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。土階邊的水泡兒，泛來泛去的亂轉。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，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。——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，連忙走下坡兒去。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，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，站住了，回過頭來。這茅屋裏的老婦人——她倚着門兒，抱着花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這同樣微妙的神情，好似遊絲一般，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，縈在一起。

這時心下光明澄靜，如登仙界，如歸故鄉。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，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。

夢

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，真是如同同一夢罷了！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，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，騎在很高的白馬上，在海岸邊緩步徐行的時候，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，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，是這般的靜寂，只拿着一枝筆兒，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？

她男裝到了十歲，十歲以前，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。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，『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！今年幾歲了？』父親先一面答應着，臨走時纔微笑說，『他是我的兒子，但也是我的女兒。』

她會打走隊的鼓，會吹召集的喇叭。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。也會將很大的砲彈，旋進砲腔裏。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，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。

別的方面呢？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，她卻一點都不愛。這也難怪她，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，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，穿着大紅大綠的

衣裳，裹着很小的脚。匆匆一面裹，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。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，放在心上。一把刀，一匹馬，便堪過盡一生了！女孩子的事，是何等瑣碎煩膩呵！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，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。燈影下，旗影下，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，在劍佩鏘鏘的聲裏，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，祝中國萬歲的時候，這光景，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？

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！人生就是一夢麼？

十歲回到故鄉去，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，在姊妹羣中，學到了女兒情性：五色的絲綫，是能做成好看的活針的；香的，美麗的花，是要插在頭上的；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；在眾人中間坐着，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；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。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，帶點嬌貴的樣子的。

這也是很新穎，很能造就她的環境——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，還長日掛在窗前。拔出鞘來，寒光射眼，她每每呆住了。白馬呵，海岸呵，荷槍的軍人呵：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。姊妹們在窗外喚她，她也不出去了。站了半天，只掉下

幾點無聊的眼淚。

她後悔麼？也許是，但有誰知道呢！軍人的生活，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！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笳聲，不更是抑揚淒惋麼？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，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？海上的月夜，星夜，眺臺獨立倚欄翹首的時候；沉沉的天幕下，人靜了，海也濃睡了，——『海天以外的家！』這時的情懷，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？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！

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，還有甚麼？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！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，或者便從「將來」又走向「過去」的道上，但這也是無聊呵！

十年深刻的印象，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：只是矯強的性質了——他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，聽那悲壯的軍笳。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，喜歡聽；不如說她是怕看，怕聽罷。

橫刀躍馬，和執筆沉想的她，原都是一個人，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……
童年！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？

畫 詩

· 選自冰心散文集 ·

去年冬季大考的時候，我因為抱病，把聖經課遺漏了；第二天我好了，聖經課教授安女士，便叫我去補考。

那一天是陰天，雖然不下雪，空氣却極其沉悶。我無精打采的，夾着一本聖經，繞着大院踏着雪，到她住的那座樓上，上了台階，她已經站在門邊，一面含笑着問我『病好了沒有，』一面帶我到她的書房裏去。她坐在搖椅上，我扶着椅背站在爐旁。她接過聖經，打開了；略略的問我幾節詩篇上的詩句，以後就拿筆自己在本子上寫字。我抬起頭來，——無意中忽然看見了爐台上倚着的一幅畫！

一片危峭的石壁，滿附着蓬蓬的枯草。壁上攀援着一個牧人，背着臉，右手拿着竿子，左手却伸下去摩撫巖下的一隻小羊，他的指尖剛及到小羊的頭上。天空裏却盤旋着幾隻飢鷹。畫上的天色，也和那天一樣，陰沉——黯淡。

看！牧人的衣袖上，掛着荊棘，他是攀崖踰嶺的去尋找他的小羊，可憐的小羊，他迷了路，地下是歧途百出，天上有飢鷹緊追着—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。牧人來了！並不責備他，却仍舊愛護他。他又悲痛，又慚悔，又喜歡，只溫柔羞怯的，仰着頭，挨着牧人手邊站着，動也不動。

我素來雖然極愛圖畫，也有一兩幅的風景畫，曾博得我半天的凝注。然而我對於他們的態度，却好像是他們來娛悅我，來求我的品鑑賞玩；因此從我這裏發出來的，也只有贊歎的話語，和愉快的感情。

這幅畫却不同了！他是暗示我，教訓我，安慰我。他不容我說出一句話，只讓我靜穆沉肅的立在爐台旁邊。——

我注目不動，心中的感想，好似潮水一般的奔湧。一會兒忽然要下淚，這淚，是感激呢？是信仰呢？是得了慰安呢？他不容我說，我也說不出來——

這時安女士喚我一聲；我回過頭去，眼光正射到她膝上的聖經——

詩篇——

清清楚楚的幾行字；

『上帝是我的牧者——使我心裏蘇醒——』

她翻過一頁去。我的眼光也移過去，——那面又是清清楚楚的幾行字；

『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，穹蒼傳揚他手所創造的……無言無語……聲音却流通地極！』

那一天的光陰早過去了，那一天的別的印象，也都模糊了。但是這詩情和畫意，却是從那時到現在永遠沒有離開我——

· 選自冰心散文集 ·

『無限之生』的界線

我獨坐在樓廊上，凝望着窗內的屋子。淺綠色的牆壁，赭色的地板，幾張椅子和書桌；空沉沉的，被那從綠罩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，只覺得淒黯無色。

這屋子，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。課餘之暇，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

笑，如今宛因去了，只剩了我一個人了。

她去的那個地方，我不能知道，世人也不能知道，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。然而宛因是死了，我看見她病的，我看見她的軀殼埋在黃土裏的，但是這個軀殼能以代表宛因麼！

屋子依舊是空沉的，空氣依舊是煩悶的，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。我只管坐在窗外，也不是悲傷，也不是悚懼；似乎神經麻木了，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。

死呵，你是一個破壞者，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！世界既然有了生物，爲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，限制他們？無論是帝王，是英雄，是……一遇見你便立刻撇下他一切所有的，屈服在你的權威之下。無論是驚才，絕艷，豐功，偉業，與你接觸之後，不過只留下一堆黃土！

我想到這裏，只覺得失望，灰心，到了極處！——這樣的人生，有什麼趣味？縱然抱着極大的願力，又有什麼用處？又有什麼結果？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，不但我是虛空，萬物也是虛空。

漆黑的天空裏，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，不住的顫動着。樹葉棧檟機械的響着。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，撲到欄邊來。

我抬頭看着天空，數着星辰，竭力的想慰安自己。我想：——何必爲死者難過？何必因爲有『死』就難過？人生世上，勞碌辛苦的，想爲國家，爲社會，謀幸福；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。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，不過如同一個螞蟻，辛辛苦苦的，替他同伴馱着粟粒一般。幾點的小雨，一陣的微風，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，打死，吹飛。他的工程，就算了結。我們人在這大地上，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，何況在這萬星團簇，縹渺幽深的太空之內，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！如此看來，……都不過是曇花泡影，抑制理性，隨着他們走去，就完了！何必……

想到這裏，我的腦子似乎漲大了，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。勉強定了神，往四圍一看，——我依舊坐在欄邊，樓外的景物，也一切如故。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，我苦痛已極，低着頭只有歎息。

一陣衣裳繚繞的聲音，彷彿是從樹杪下來，——接着有微渺的聲音，連連喚

道：『冰心，冰心！』我此時昏昏沉沉的，問道：『是誰？是宛因麼？』她說：『是的。』我竭力的抬起頭來，藉着微微的星光，仔細一看，那白衣飄舉，蕩蕩漾漾的，站在我面前的，可不是宛因麼！只是她全身上下，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神情來，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。

我心裏益發的昏沉了，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：『宛因，你爲何又來了？你到底底是到那裏去了？』她微笑說：『我不過是越過「無限之生的界線」就是了。』我說：『你不是……』她搖頭說：『什麼叫做「死」？我同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，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，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，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。不，但我和你是結合的，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，也是結合的。』

我聽了她這幾句話，心中模模糊糊的，又像明白，又像不明白。

這時她朗若曙星的眼光，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結。便問道：『在你未生之前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在你既死之後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』我這時真不明白了，過了一會，忽然靈光一閃，覺得心下光明朗澈，歡欣鼓舞的說：『有，有，無論是生前，是死後，我還是我，「生」和「死」不過都是「無限之生的界

線」就是了。」

她微笑說：『你明白了，我再問你，什麼叫着「無限之生？」』我說：『「無限之生」就是天國，就是極樂世界。』她說：『這光明神聖的地方，是發現在你生前呢？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？』我說：『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，這天國和極樂世界，就說是現在也有，也可以的。』

她說：『爲什麼現在世界上，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？』我彷彿應道：『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的，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，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，不過現在：』她止住了我的話，又說：『這樣說來，天國和極樂世界，不是超出世外的，是不是呢！』我點了一點頭。

她停了一會，便說：『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就是萬物，萬物就是太空：是不可分析，不容分析的。這樣——人和人中間的愛，人和萬物，和太空中間的愛，是曇花麼？是泡影麼？那些英雄，帝王，殺伐爭競的事業，自然是虛空的了。我們要奔走到那「完全結合」的那個事業，難道也是虛空的麼，去建築「完全結合」的事業的人，難道從造物者看來，是如同小蟻微塵麼？我一句話也說

不出來，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淚，抬頭望着她。

她慢慢的舉起手來，輕裙飄揚，那微妙的目光，悠揚着看我，琅琅的說：『萬全的愛，無限的結合，是不分生——死——人——物的，無論什麼，都不能抑制摧殘他，你去罷，——你去奔那「完全結合」的道路罷！』

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，似乎要乘風飛舉。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說，『我往那裏去呢？那條路在那裏呢？』她指着天邊說：『你迎着他走去罷。你看——光明來了！』

輕軟的衣裳，從我臉上拂過。慢慢的睜開眼，只見地平線邊，漾出萬道的霞光，一片的光明瑩潔，迎着我射來。我心中充滿了快樂。也微微的隨她說道：『光明來了！』

九，四，一九二〇。

• 選自冰心散文集 •

詩

春 水

一

春水！

又是一年了，

還這般的微微吹動。

可以再照一個影兒麼？

春水溫靜的答謝我說：

「我的朋友！

我從來未曾留下一個影子，

不但對你是如此。」

二

四時緩緩的過去——

百花互相耳語說：

『我們都只是弱者！

甜香的夢

輪流着做罷，

憔悴的杯

也輪流着飲罷，

上帝原是這樣安排的呵！

三

青年人！

你不能像風般飛揚，

便應當像山般靜止。

浮雲似的

無力的生涯，

只做了詩人的資料呵！

四

蘆荻，

只伴着這黃波浪麼？

趁風兒吹到江南去罷！

五

一道小河

平平蕩蕩的流將下去，

只經過平沙萬里——

自由的，

沉寂的，

他沒有快樂的聲音。

一道小河

曲曲折折的流將下去，

只經過高山深谷——

險阻的，

挫折的，

他也沒有快樂的聲音。

我的朋友！

感謝你解答了

我久悶的問題，

平蕩而曲折的水流裏，
青年的快樂

在其中蕩漾着了！

六

詩人！

不要委屈了自然罷，

「美」的圖畫，

要淡淡的描呵！

七

一步一步的扶走——

半隱的青紫的山峯

怎的這般高遠呢？

八

月呵！

什麼做成了你的尊嚴呢？

深遠的天空裏，

只有你獨往獨來了。

九

倘若我能以達到，

上帝呵！

何處是你心的盡頭，

可能容我知道？

遠了！

遠了！

我真是太微小了呵！

一〇

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，

白日的心情呵！

不要侵到這境界裏來罷。

一一

南風吹了，

將春的微笑

從水國裏帶來了；

一二

絃聲近了，

暮目青來了；

絃聲遠了，

無知的人的命運

也跟了去麼？

一三

白蓮花！

清潔拘束了你了——

但也何妨讓同在水裏的紅蓮

來參禮呢？

一四

自然喚着說：

『將你的筆尖兒

浸在我的海裏罷！

人類的心懷太枯燥了。」

一五

沉默裏，

充滿了勝利者的凱歌！

繁 星

一

繁星閃爍着——

深藍的太空，

何會聽得見他們對話？

沉默中，

微光裏，

他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。

· 選自春水 ·

童年呵！

是夢中的真，

是真中的夢，

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。

相 思

躲開相思，

披上裘兒

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。

小徑裏明月相窺，

枯枝——

在雪地上

。選自繁星。

又縱橫的寫遍了相思。

倦 旅

燈已滅了，

殘花只管散着餘香。

欹枕處——

只一兩聲飛雨

打着窗戶

聽得此事，

一切的心都淡了！

新月未落，

十二，十二，一九二五。

· 選自冰心詩集 ·

朝霞已生，

濛濛裏——

一顆曙星

躲避天光似的

穿着亂雲飛走。

好辛苦的路途呵！

看到此時

一切的心都淡了！

銀海般的雪地，

怒潮般的山風——

這樣的別離！

山外隆隆的車聲，

不知又送誰人遠去。

聽到此時，

一切的心都淡了！

鼓勵的信，

寄與了倦慵的人！

事違初意皆如此！

一書在手，

湖光睡去，

星辰漸生——

看到此時

一切的心都淡了！

一，二，一九二四，青山沙穰。

· 選自冰心詩集 ·

紙船寄母親

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，

總是留着——留着，

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，

從舟上拋下在海裏。

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，

有的被海浪打濕，沾在船頭上。

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，

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。

母親，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，

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。

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，
萬水千山，求他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。

八，二十七，一九三三。

• 選自冰心詩集。
~~~~~

### 信 誓

文藝好像射獵的女神，

我是勇猛的獅子。

在我逾山越嶺，

尋覓前途的時候，

她——當胸一箭！

在她躊躇滿志的笑聲裏，

我從萬丈的懸崖上

倏然奔墜於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

冰心近作精選 (全一冊)

(定價 元)

編輯者 儲菊人

出版者 正氣書局

發行者 春明書局

總經售 春明書局

正氣書局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5 0499B

3050

上海清光緒  
工部局  
圖作

96 - 31